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七十四

宋 李燾 撰

仁宗

皇祐五年春正月壬寅朔御大慶殿受朝初連日陰雪至是天氣澄霽契丹使人在廷下竊相語曰其聖德所感歟

丁未詔廣南西路轉運司移文止交趾助兵從狄青之

請也狄青合孫沔余靖兩將之兵自桂州次賓州青以張忠蔣偕皆輕敵取死軍聲大沮前戒諸將無得妄與賊鬬聽吾所為陳曙恐青獨有功乘青未至以步卒八千犯賊潰於崑崙關其下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已酉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二人按所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愕然靖嘗廹曙出戰因離席而拜曰曙失律亦靖節制之罪青曰舍人文臣軍旅之責非所任也諸將皆股栗

誌陳曙墓銘稱曙先與孫抗有隙抗時為廣西漕權桂州與余靖秘狄青所下令趣曙出戰曙遣其副蘇緘詣靖抗言不可抗怒趣戰愈急曙果戰敗及狄青至桂州抗悉以敗軍事歸曙故坐誅與國史事異當考宋壽隆傳云壽隆為廣西提刑狄青殺裨將不用命者張愿數人壽隆曰王師之來凡以除民害也愿等無罪不當死青感其言皆釋之按實録乃無張愿等姓名愿者忠弟見八月丙戌當考　詔廣南東西湖南江西路新置轉運判官四員蓋緣嶺表用兵均漕輓之勞非久制也俟在任滿三年具逐人勞績取旨罷不復置尋又詔轉運判官每因廵歷除本司牒委及依例點檢刑獄錢穀盜賊等事外如有廢置利害及舉劾移

易官員並與轉運使同共施行此據會要去年六月始置運判初詔正月八日後詔乃四月九日今并附此

庚戌詔館閣官已嘗為知州者自今與提點刑獄又詔西川去朝廷遠州縣官吏如有貪濫苛刻庸懦疾病以害民妨務者其令轉運提點刑獄司體量以聞

辛亥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右丞丁度卒是日旬休上趣駕臨奠贈吏部尚書謚文簡度性純質不為威儀居一室十餘年左右無姬侍嘗語諸子曰王

旦為宰相十五年卒之日子猶為布衣汝曹宜自力吾不復有請矣

癸丑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學士王拱辰權知貢舉

丙辰以廣南用兵罷上元張燈

丁巳會靈觀火道士飲酒殿廬既醉而火發居宇神像悉被焚獨三聖御容得存乃詔權奉安於景靈宮諫官賈黯言天意所欲廢當罷營繕赦守衛者罪以示儆懼修省之意　狄青既誅陳曙乃按軍不動更令調十日

糧衆莫測賊覘者還以為軍未即進也翼日遂進軍青將前陣孫沔將次陣余靖將後陣夕次崑崙關黎明整大將旗鼓諸將環立帳前待令乃發而青已微服與先鋒度關趣諸將會食關外即歸仁鋪為陣戊午賊率其衆列三鋭陣以拒官軍執大盾標槍衣絳衣望之如火及戰前軍稍却右將開封孫節死之按武貴傳稱前軍孫節賈逵傳稱右軍孫節而狄青傳乃稱前鋒孫節蓋為前軍之右將當軍鋒最前爾張玉實將先鋒實録即稱節為先鋒恐誤玉傳可考也今於此削先鋒字仍詳列先鋒左右將於後賊氣鋭甚沔等倶失色青

起自執白旗麾蕃落騎兵張左右翼出賊後交擊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右者復左左者復右賊衆不知所為大敗走儂智高復趨邕州王師追奔五十里捕斬二千二百級其黨黄師宓儂建中智忠并偽官屬死者五十七人生禽賊五百餘人智高夜縱火燒城遁由合江入大理國遲明青按兵入城獲金帛巨萬雜畜數千招復老壯七千二百嘗為賊所俘脅者慰遣使歸梟師宓等首於邕州城下得尸五千三百四十一築京觀於城北隅

時有賊尸衣金龍衣衆以為智高已死欲具奏青曰安知非詐耶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青始至邕州會瘴霧昏塞或謂賊毒水上流士卒飲者多死青甚憂之一夕有泉湧寨下汲之甘衆遂以濟智高自起至平幾一年暴踐一方如行無人之境吏民不勝其毒先是謡言農家種糴家收而智高為青所破皆如其謡其戰於歸仁也右班殿直張玉為先鋒如京副使賈逵將左西京左藏庫副使孫節將右既陣青誓曰不待令而

舉者斬及節薄賊死山下逵私念所部忠敢澄海皆土兵數困而心慴易𠢕苟待令必為賊所薄且兵法先據高者勝乃引兵疾趨山立始定而賊至逵擁衆而下揮劒大呼斷賊陣為二王以先鋒突出陣前而青麾蕃落騎兵出賊後賊遂大潰逵乃詣青帳下請罪青拊逵背曰違令而勝權也何罪之有王保定人逵藁城人也
庚申降廣南東路鈐轄文思使王鍇為文思副使建州都監初儂智高自邕州順流趨廣州仲簡令鍇領兵扼

端州乃留市舶亭不行欲還守城簡不許鍇自還翌日海上巡檢右侍禁王世寧請分兵以往鍇懼不從及賊抵城下又促世寧入城世寧至南門引大義責鍇稽留不進鍇怒以世寧違軍令斬之朝廷下廣州體量而魏瓘言世寧為海上巡檢若令領兵城中則舟船為賊有鍇令非也世寧有膽略敢戰且能守職其死甚寃於是降鍇而令訪世寧子以聞

壬戌觀文殿學士吏部侍郎知定州韓琦為武康節度

使知并州徙判并州李昭亮判成徳軍知成徳軍宋祁知定州琦知并州首罷昭亮所興不急之役奏逐走馬承受廖浩然浩然宦者怙勢嘗誣奏昭亮昭亮所以徙浩然力也琦言臣熟察浩然所奏多不實朝廷近差侍禁馮靖同承受浩然忌其亷潔無名奏納亦移靖他路既誣逐一大帥又望風誣逐一同職官朝廷略不辨證皆從其請官吏皆憂歎不安且浩然性貪恣不法狀甚多願召還使保全不然臣將行法矣上俾浩然代歸敕

本省鞭之寧化軍天池顯應廟在禁地中久不葺契丹冒有之琦遣鈐轄蘓安静抵境上召其酋豪諭曰爾嘗求我修池神廟得爾國移文固在今冒為見侵也契丹無以對遂歸我冷泉村代州陽武寨地舊用鴻和爾山麓為界契丹侵耕不已琦又遣安静塹地立石限之自此不敢耕山上鴻和爾山據行狀及家傳即六蕃嶺也祁在成德請弛河東陝西馬禁聽蕃落民間自相賣買民養馬者勿升户等又請復唐馱幕之制居三月徙定州又上言天下根本在

河北河北根本在鎮定以其扼邊衝為國門户且契丹立國五十年習不畏人狡焉啟疆不能無動今礪甲鍛戈欲肆逞者惟定與鎮二軍不戰則進搏深趙邢洺扼吭擣虚深入疆圉無虚日矣案原本文義生澀不可尋究疑有脫誤今據歷代名臣奏議改正臣所以日夜深計者以為欲兵之强莫如多榖與財欲士訓練莫如善擇將欲人樂鬬莫如賞重而罰嚴欲賊觀望不敢前莫如使鎮重而定疆夫恥怯尚勇好論事甘得而忘死河北之人殆天性然陛下少勵之

不憂不戰以欲戰之士不得善將雖鬬猶負無穀與財雖鎮金城定湯壕勢必輕令朝廷擇將練卒制財糧反以陝西河東為先河北為後非計也夫西賊兵銳士寡不能深入河東天險敵悍為寇惟河北不然失長城之防自薊而南直視千里賊鼓而前如莞袵上行故曰謀契丹患不得不先河北謀河北捨定與鎮無可議矣故臣願先入穀鎮定鎮定已充可入穀餘州列將在陝西河東有功狀者得遷鎮定則鎮定重天下久平馬益少

臣請多用步兵夫鬨然聚霍然去雲奔飈馳抄後掠前此馬之長也强弩巨挺長槍利刃什什相聮伍伍相遮大呼薄戰此步之長也臣料朝廷與敵相攻必不深入窮追敺而去之及境則止然則不得馬而步可用矣臣請損馬而益步故馬少則騎精步多則鬬健我能用步所長雖契丹多馬無所用之夫鎮定一體也自先帝以來為一道帥專而兵不分故定掎其胷則鎮擣其脅勢自然爾今判而為二其顯顯有害者北寨山川要險之

地裂而有之平時號令文移不能一賊脫叩營壘則彼此不相謀誰肯任責耶臣請合鎮定為一路願以將相大臣領之無事時以鎮為治所有事則遷治定指授諸將權一而責有歸士無苟且之意策之上也惟陛下當安思危熟計所長必待事至而後圖之殆矣河東馬強士習善馳突與鎮定若表裏然東下井陘不百里入鎮定矣賊若深走以河東健馬佐鎮定兵掩其惰而歸者萬出萬全此一奇也臣聞事切於用者不可以文陳臣

所論件目繁碎要待刀筆吏委曲可曉臣已便俗言之輙别上擇將畜財一封乞下樞密院三司裁制之臣一書生不知軍旅事偶有所見不敢隱特以受大恩思亟報也恐議涉迂暗有司疑詰更乞下臣令悉意條陳然後施行又上禦戎論七篇　命知制誥王洙修纂地理書

甲子内出手詔遣内侍撫問廣南將校仍賜軍士特支錢　屯田員外郎直史館知鄂州楊畋責授太常博士

知光化軍
庚午降西京左藏庫使康州刺史沈惟恭為供備庫使監蔡州稅西染院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張承衍為供備庫副使監汝州稅並坐勾當會靈觀遺火故也惟恭德妃弟承衍樂安郡主壻命既下妃主皆為上章乞留京師上曰已行之命為國戚所回則法徒設矣
二月壬申朔詔開封府促惟恭承衍之任樂安郡主章懿太后養女命為昭成太子元僖女焉

丙子上謂輔臣曰狄青已破賊立功將士宜速議賞緩則不足以勸因言朕常觀魏太祖雄材大略然多譎詐唐莊宗亦豪傑行兵用師動無失策及即位游獵無節賞罰不時此二主者特將帥之才而無人君之量惜哉

初殿中丞通判滁州王靖言太祖禽皇甫暉於滁州太宗下劉繼元於并州真宗禦契丹於澶州是三州皆宜立廟以昭遺烈於是即芳林園命工寫三聖御容宰相龐籍為奉安使權奉安於萬壽觀庚辰車駕詣觀行酌

獻之禮

癸未宣徽南院使彰化節度使狄青爲護國節度使宋史宰相表作護國節度使檢校太尉河中尹兼御史大夫樞密副使依前宣徽南院使初廣南捷書至上大喜謂宰相龎籍曰青破賊卿執議之力也遂欲擢青樞密使同平章事籍以爲不可力爭之乃罷劉敞曰初討智高使楊畋以起居舍人行其後兩將敗沒賊勢益熾畋以故謫守鄂州及狄青率諸軍至邕一戰破之議者以爲文士不足用而宿儒偉賢亦不能自解非知言者也楊畋之官素微又其行以使者往而所與俱者蔣偕張忠之徒官皆在畋右或宿将自負頡頏作氣招之不來麾之不往且安得

有功青兩府本起行陣能得士卒心其勢固重而朝廷亦深借以權州郡得擅調發幕府得擅辟置將校得擅誅賞以此督戰亦安得無功使兩人易地而處巧拙等耳又曰初議發蕃部落馬擊儂賊殊怪之何則自古詩書所載皆云華夏異宜水陸異習步騎異便以曹操之善將屢於烏林故不得不怪也何意以此取勝哉驃騎將軍所將常選然亦有天幸未嘗敗衂近之矣青破賊時但為宣徽南院使敵云兩府似誤也豈宣徽使亞二府當時委任青已與執政均乎

詔太常寺置丞一員以近上知禮院官兼之專檢視樂器巡省壇壝即命屯田員外郎集賢校理同知禮院馮誥兼本寺丞初侍御史吳秘言四郊壇外步畝之內多被侵耕壇陛稜角甚有破裂或瀦水

不通道路或剥林木以取課利兼太常寺樂器堆積廳壁之下全無主職之嚴甚非聖朝崇禮樂之本意也臣以九寺之設惟大理有正員而他皆兼領豈至明之代惟重刑法而輕禮樂也今請選差一人為丞專任其事得以修補為業秩滿以能否升降之詔從秘言太常有丞自此始也馮誥兼太常丞乃此月己丑令并書之

甲申赦廣南凡戰没者給櫬櫝護送還家無主者葬祭之免賊所過州縣田賦一年死事科徭二年貢舉人免

解至禮部不預奏名者亦以名聞

乙酉廣南東西湖南江西路安撫使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孫沔知桂州秘書監余靖並為給事中仍詔靖留屯邕州經制餘黨俟處置畢乃還桂州狄青嘗問沔何以破賊沔曰使賊出上計收其保聚退守巢穴則當徐圖之據邕州以拒我師猶為中計若恃勝求戰此計最下然賊有輕我心必出下計將成禽爾已而果然沔與青夜謀幄中晝則推青自行之青治附賊者多誅殺

沔與青分治所免釋數百人青既先還沔留治後事沔始受命數請騎兵又令軍中制長刀巨斧或謂南方地形不便騎兵而刀斧非所用青竟用騎兵破賊賊翳大盾翼兩標置陣甚堅矢石不可動竟賴刀斧雜短兵搏戰陣乃破人皆謂不及也　廣南東西湖南江西路安撫副使入內押班內園使陵州團練使石全斌領綿州防禦使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狄諮為西染院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右侍禁狄詠為閤門祗候諮詠皆青之

子也　詔學士院撰祭文以祭陣没軍校仍别為文祭孫節

丙戌詔禮賓副使廣南西路都監蕭注内殿崇班邕貫欽横潯賓龔七州都廵檢使王成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廣南西路都監于震同追捕儂智高仍詔有能獲智高者除正刺史同功人以次甄賞之初余靖遣注糾合諸溪洞注單騎入蠻帳頗結以恩威及狄青次賓州期諸將二十三日破賊青聞注依賊勢為姦利因欲鉤致

軍前除之注恐見誅託為游言不敢至於是即令追捕智高尋有詔權知邕州丙戌十五日也注權邕州乃二十八日己亥今并書

丁亥德音降江西湖南繫囚罪一等徒以下釋之丁壯饋運廣南軍須者減夏税之半免科徭一年賜狄青敦教坊第一區

戊子詔文武官遇南郊得奏薦子孫而年老無子孫者聽奏期親一人從知諫院李兑所請也案成都府編録册云皇祐五年二月二十一日中書劄子吏部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兼判登聞檢院李兑劄子奏臣伏覩皇祐四年

九月二日敕文武臣僚每遇郊禋合奏得親屬者除子孫依舊外餘朞親候再遇郊禋許奏一名大功已下三遇郊禋許奏一名伏緣文武臣僚内有於郊禋前方轉官該得奏廕親屬或以衰朽又無子孫雖有朞親未得奏廕若須再遇郊禋竊恐難霑恩澤臣欲特降指揮令後文武臣僚有初該奏廕而年老無子孫郊禋許奏朞親一名取進止奉聖旨依

壬辰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田瑜為廣南東路體量安撫使度支副使工部郎中周沆為廣南西路體量安撫使　詔江淮等路州軍令歲上供米除已轉供廣南更減五十萬石仍令三司體量逐路州軍災傷等第減

定下發運司施行　貸知邕州禮賓使宋克隆死除名杖脊刺配沙門島溪峒都廵檢東頭供奉官同修城劉莊除名杖脊刺配福建牢城賓州推官權通判王方靈山縣主薄權推官楊德言並除名免杖刺配湖南本城永不録用坐儂賊再至棄城也斷敕既下其日大雨雹上急遣中使追敕已不及人亦頗憫之

癸巳詔儀鸞司自今毋得以天下州府圖供張都亭驛初户部副使傅永言奉使契丹而接伴者問益州事且

云曾見驛中畫圖故請禁之

乙未詔大宗正司宗室有能習詩賦文詞者以名聞後二日又詔通經者差官試驗慮其專尚華藻不留意典籍也　贈荆湖北路都監西京左藏庫副使孫節為忠武軍留後封其妻王氏為仁壽郡君賜冠帔官其子二人從子三人給諸司副使俸終喪

已亥夔州路轉運司請升南州為懷化軍并三溪入南川縣以朝臣為軍使兼知南川縣置主簿尉各一員從

之

三月壬寅詔廣南東西體量安撫使田瑜周沆本路忠敢澄海雄略等軍皆土人勇悍習知山川形勢宜與廣州䰟瓘桂州余靖同議蒐捕之仍相度徙屯兵中遠近利害以聞

癸卯詔郢隨唐均金房等州射生户非救應盜賊毋得輒役使及防送往來違者論如役弓手條

甲辰詔江南東路淮南路皇祐四年京東路慶歷八年

皇祐元年人户所逋貸糧見行催納者㫖令轉運司俟夏秋豐熟舉行之初上謂輔臣曰方春東作民頗艱食而諸路轉運司督責逺年貸糧非所以𨚫民也至是中書檢勘年分具其目以進而降是詔　貶廣南東路都監供備庫使蘇緘為房州司馬西路都監内殿崇班趙懐恩追三任為右衛率府副率金州安置右侍禁尹修已左班殿直蔡鼎臣各追三官配京東本城並坐邕州金城驛敗軍也

庚戌右龍武大將軍克悚上擬試詩賦論十卷且請隨舉人赴殿試上曰宗子好學亦朝廷美事也令學士院召試三題既中等遷左衛大將軍克悚已見三年六月

壬子御崇政殿試禮部奏名進士

癸丑試諸科

乙卯試特奏名進士及廣南進士又試諸科特奏名

遣中使陳欽明賜交趾李德政器幣初德政欲遣兵助討賊既不許賊平特賜之

古渭州距秦州三百里經雅爾峽邊臣屢欲城之而朝廷艱於饋餉不許陝西轉運使范祥既議解鹽通商驟加擢用狃於功利張昇未至祥權領州事不謀於衆遽請修築未得報輒自興役蕃部驚擾青唐族羌攻破綱威嶺堡圍雅爾峽寨殺官軍千餘人丁巳詔秦鳳路部署劉渙領兵討之仍詔祥專主饋餉毋得預軍事城古渭事詳見七月己丑

庚申詔江淮南荆湖諸路募置就糧教閲忠節軍大州

五百人小州二百人軍額在舊忠節之下川忠信之上

軍額自閏七月辛未移入

辛酉御崇政殿賜進士鄭獬等二百人及第一百五十人出身一百七十人同出身獬安陸人也

壬戌賜諸科五百二十二人及第出身　遣入内供奉官衛克勲體量古渭州蕃賊之衆寡仍詔秦鳳經略使張昇部署劉渙招撫之毋得深入輕戰

癸亥幸萬壽觀辭三聖御容

甲子奉安太祖於滁州天慶觀瑞命殿太宗於并州資
聖院統平殿真宗於澶州開福院信武殿各以輔臣為
迎奉使副具儀仗導至近郊内臣管勾奉安百官辭觀
門外其後上謂輔臣曰并州言四月二十二日奉安太
宗御容仍以平晉記來上蓋紀太平興國四年征討之
事是時車駕亦以四月二十二日至太原城下何其異
也
丙寅賜特奏名進士七十五人諸科四百三十人廣南

特奏名六百九十一人出身及試銜文學長史

夏四月庚午朔降陝西轉運使度支員外郎范祥為屯田員外郎坐擅興古渭之役也議者謂責祥太輕 命陝西轉運使李參（案宋史食貨志作李恭）專制置解鹽代范祥也時參陝西轉運使閱五年矣（慶歷八年九月參自西京徙）自軍興以來諸路經略司多貸三司錢以佐軍謂之隨軍錢軍罷仍貸參權慶州鉤考得所貸八萬緡悉償之遂奏廢其庫又戍兵多而食苦不足參視民闕乏之時令自度穀麥

之入預貸以官錢穀麥熟則償謂之青苗錢數年兵食常有餘其後青苗法蓋取諸此朝廷患入中法歲費增廣參請飛錢於邊郡以平估糴權罷入中此參之法省榷貨錢以千萬計（參以至和元年二月自陜西改江淮發運三事並附見）

辛未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趙及落待制知南京留守司御史臺以疾自請也

壬申狄青還朝置酒垂拱殿

癸酉占城國遣使來貢方物

甲戌廣南西路轉運使孫抗轉運判官宋咸提點刑獄朱壽隆同提點刑獄高惟和廣南東路轉運使元絳提點刑獄鮑軻荊湖南路轉運判官李章提點刑獄李肅之同提點刑獄柳涉以邕州平並遷官楊紘三年六月以刑中為湖南轉運使五年四月仍以刑中徙福建漕不見遷官當考

乙亥邕州破蠻賊將分三等遷官遷者凡十三人三班使臣分五等遷資遷者凡七十二人

丁丑賜澶州六塔河役卒緡錢

戊寅詔益梓利三路去歲蠶事薄收宜令三司權免先

增上供絹三年

庚辰契丹國母遣天武節度使左千牛衛上將軍蕭全

益州觀察使王守道契丹遣瑞聖節度使耶律述崇禄

少卿田文炳來賀乾元節　是日御垂拱殿令蕃落騎

兵布陣如歸仁舖破賊之勢觀其馳逐擊刺等第推賞

仍以拱聖馬三百補其闕都大提舉教閲陣法右班殿

直張玉遷内殿承制

樞密直學士給事中孫沔還自嶺南帝問勞解所服御帶賜之壬午命知杭州沔自請也

庚寅詔毋得連用太宗真宗舊名

甲午命參知政事劉沆梁適監議大樂

乙未詳定大樂所言知制誥王洙奏黄鍾為宫最尊者但聲有尊卑爾不必在其形體也言鍾磬依律數為大小之制者經典無正文惟鄭康成立意言之亦自云假設之法孔頴達作疏因而述之據歷代史籍亦無鍾磬

依數大小之說其康成頴達等即非身曾制作樂器至如言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是磬有大小之制者據此黄鍾為律臣曾依此法造黄鍾特磬者止得林鍾律聲若隨律長短為鐘磬大小之制則黄鍾長二尺二寸半減至應鍾則形制大小比黄鍾才四分之一又九月十月以無射應鍾為宫即黄鍾大吕反為商聲宫小而商大是君弱臣彊之象今參酌其鎛鍾特磬制度欲且各依律數筭定長短大小容受之數

仍以皇祐中黍尺為法鑄大吕應鍾鍾磬各一即見形制聲韻所歸奏可

丁酉命户部副使傅永兼秦鳳路制置糧草知秦州張昪請棄古渭勿城故遣永視之詳見七月己丑日　是日邇英閣講書罔命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帝曰君臣之際必誠意相通而後治道成楊安國對曰陛下聰明文思從諫弗咈如水之走下視羣臣若僚友自古盛王未之有也帝曰臣下能進忠言朕何惜夏禹之拜

五月辛丑命鹽鐵副使劉元瑜按視汴水利害以聞

詔古渭州蕃族未平宜令知渭州王素及秦鳳路城寨嚴備之

癸卯知并州韓琦兼制置本路糧草

乙巳樞密使户部侍郎髙若訥罷為尚書左丞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同羣牧制置使樞密副使宣徽南院使護國節度使狄青為樞密使青既平嶺南上欲用為樞密使同平章事宰臣龎籍曰昔太祖時慕容延

釗將兵一舉得荆南湖南之地方數千里兵不血刃不過遷官加爵邑錫金帛不用為樞密使曹彬平江南禽李煜欲求使相太祖不與曰今西有汾晉北有幽薊汝為使相那肯復為朕死戰耶賜錢二十萬貫而已祖宗重名器如山岳輕金帛如糞壤此陛下所當法也青奉陛下威靈殄戮兇醜克稱聖心誠可褒賞然方於延釗與彬之功不逮遠矣若遂用為樞密使同平章事則青名位極矣寇盜之警不可前知萬一他日青更立大功

欲何官賞之且樞密使髙若訥無過若何罷之不若但與移鎮加檢校官多賜金帛亦足以酬青功矣上曰向者諫官御史言若訥舉胡恢書石經恢狂險無行又若訥前導者毆人致死何謂無過籍曰令之庶僚舉選人充京官未遷官者猶不坐況若訥大臣舉恢以本官書石經未嘗有所遷也奈何以此解其樞務哉若訥居馬上前導去之里餘不幸毆人致死若訥尋執之以付開封府正其法若訥何罪哉且諫官御史上言之時陛下

既已赦之矣今乃追舉以為罪無乃不可乎參知政事梁適曰王則止據貝州一城文彦博攻而拔之還為宰相儂智高擾廣南兩路青討而平之為樞密使何足為過哉籍曰貝州之賞當時論者已嫌其太厚然彦博為參知政事若宰相有闕次補亦當為之況有功乎又國朝文臣為宰相出入無常武臣為樞密使非有大罪不可罷也且臣不欲使青為樞密使者非徒為國家惜名器亦欲保全青之功名爾青起於行伍驟擢為樞密副

使中外咸以為國朝未有此今青立大功言者方息若又賞之太過是復召衆言也爭之累日上乃從之曰然則更與其諸子官如何籍曰昔衛青有功四子皆封侯此固有前世之比無傷也上既從籍言後數日兩府奏事上顧籍笑曰卿前日商量除青官深合事宜可為深遠矣是時適意以若訥為樞密使位在已上宰相有闕若訥當次補青武臣雖為樞密使不妨已塗轍故於上前爭之既不得退甚不懌乃密為奏言狄青功大賞薄

無以勸後又密使人以上前之語告青又使人語入內押班石全斌使於禁中自訟其功及言青與孫沔褒賞太薄適許為外助上既日日聞之不能無信於是兩府進對上忽謂籍曰平南之功前者賞之太薄今以狄青為樞密使孫沔為副石全斌先給觀察使俸更俟一年除觀察使高若訥遷一官加近上學士置之經筵召張堯佐歸宣徽院聲色俱厲籍錯愕對曰容臣等退至中書商議明日再奏上曰勿往中書只於殿門閤內議之

朕坐於此以俟籍乃與同列議於殿門閤內具奏皆如

聖旨復入對上容色乃和因詔軍國大政邊防重事候

前殿退請對後殿先一日具所陳以聞此據本志及會要故事

樞密使罷必學士院降制及罷若訥止命舍人草詞後

遂為例若訥傳云凡內降恩若訥多覆奏不行入內都知王守忠欲得節度使因執為不可若訥畏惕少過而前騶毆路人輒至死御史奏彈之會狄青破儂智高還帝欲用為樞密使遂罷覆奏內降恐若訥未必能爾當考

丙午詔判河陽宣徽南院使張堯佐歸院供職

丁未樞密直學士給事中新知杭州孫沔為樞密副使沔行至南京召還給事中知桂州余靖為工部侍郎時御史梁蒨數言靖賞薄孫沔既與狄青繼踐二府故靖亦復加秩以蕃官普延為銀青光禄大夫國子祭酒監察御史武騎尉知廣州魏瓘言儂智高圍城普延能以猛火油燒其攻具也

戊申詔如聞諸路轉運使多掊克於民以官錢為羨餘入助三司經費又高估夏秋諸物抑人户輸見錢並宜

禁絶之三司嘗責諸道羨餘淮南轉運使張瓌獨上金九錢三司怒移文詆之甚急瓌以賦斂民貧為對張瓌貢金九錢不得其時今附此

已酉詔沿邊州軍有舉人寄户以兾恩澤者令安撫司察舉之

庚戌詔審刑院大理寺廣南西路城邑完兵力可以固守而官吏避賊者正其罪其無城邑若兵力不敵者奏裁

壬子御崇政殿録繫囚雜犯死罪以下遞降一等徒以下釋之

乙卯賜古渭州軍士及弓箭手寨户緡錢

丁巳知并州韓琦請置壯城兵士五百人以濬城池從之　詔邕州自經蠻賊後物價翔貴其下户令轉運司户貸米一石以濟之

戊午環慶經略司言夏國兵馬數出寇邊詔邊吏嚴備之毋得輙有侵軼　翰林學士承旨王拱辰言奉詔詳

定大樂比臣至局鐘磬已成竊緣律有長短磬有大小黃鐘九寸最長其氣陽其象土其正聲為宮為諸律之首葢君德之象不可並也今十二鐘磬一以黃鐘為率與古為異臣亦嘗詢阮逸胡瑗等皆言依律大小則聲不能諧故臣竊有疑請下詳定大樂所更稽古義參定之

辛酉知諫院李兑言曩者紫宸殿閱太常新樂議者以鐘之形制未中律度遂斥而不用復詔近侍詳定竊聞

崇文院聚議而王拱辰欲更前史文義王洙不從語言往復殆至諠譁夫樂之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豈可輕議西漢去聖尚近有制氏世典大樂但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況今又千餘年而欲求三代之音不亦難乎且阮逸罪廢之人安能通明述作之事務為異說欲規恩賞朝廷制樂數年當國財匱乏之時煩費甚廣器既成矣又欲改為雖命兩府大臣監議然未能裁定其當請以新成鐘磬與祖宗舊樂參校其聲但取諧和

近雅者合用之洙既與瑗逸更造鐘磬而無形制容受之别又數勸上用新樂於南郊而議者多以為非後亦不復用

壬戌詔杭鄆二州去年秋税已倚閣其别州軍災傷者令本路轉運司約此施行　又詔諸路城池據衝要者即修築之其餘以漸興功毋或勞民

癸亥尚書左丞兼御史中丞王舉正為禮部尚書觀文殿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兼提舉祥源觀

事狄青自樞密副使遷樞密使舉正又力爭之既不能得因請解言職帝稱其得風憲體遣使就第賜白金三百兩而有是命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吏部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孫抃為左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抃性篤厚寡言質略無威儀雖久處顯要循循罕所建明及制下諫官韓絳論奏抃非糾繩才不可任風憲抃即手疏曰臣覩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訐人為風采捷給若嗇夫者謂之有議論刻

深若酷吏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無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上察其言趣令視事且命知審官院抃辭以任言責不當兼事局乃止抃知審官其日庚午令并書

甲子詔諫官御史上章論事毋或朋比以中傷善良

又詔兩制兩省臺諫官三館帶職省府推判官等次對言事凡朝政得失生民利病災異時數直言無隱不得徇私挾情抉擿陰細無益治道務在公實觀文殿以下學士至待制合直牒閤門上殿者許請對餘官第奏封

事涉機密者並用薄紙重封以防漏泄學士待制許請對餘官奏封事

此據會要實録無之

六月己巳朔詔武臣除喪者自令如文臣例先給告身然後入見　又詔朝臣入皇城門行馬失序者減律朝會應集告而不至罪一等仍理為過犯中書劄子言比來百官入朝多失次序有迫近兩地臣僚行馬者大理寺斷遣違儀式笞四十公坐況入朝過時已涉違慢又迫近二府行馬止與失儀同科行罰未允下御史臺審

刑院大理寺參定而臺寺檢詳律文若朝會侍衛違失儀式者笞四十應集告而不至者笞五十又景祐元年中書劄子應文武臣僚京官使臣失儀者依儀責罰不理為過犯令請朝臣入皇城門行馬須依次序違者減律朝會應集告而不至者罪一等殿中侍御史裏行俞希孟又言臺寺所定刑名雖當然不當引景祐元年劄子不理為過犯故降是詔俞希孟坐此議不得為御史在至和元年十月

辛未還曹利用所籍樂遊坊第初上憫利用死非辜既

賜謚立碑至是又以其第還之

癸酉賜環州諸軍及慶州廵檢兵緡錢

乙亥御紫宸殿奏太常寺新定大安之樂召輔臣至省府館閣學官預觀之仍觀宗廟祭器賜詳定官器幣有差

丁丑詔比聞臣僚坐事未斷而方鎮奏辟或父兄為陳請規為去官者宜禁止之

巳卯贈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王從政為信州刺史録

其孫二人從政女賜冠帔旌館門驛死事也從政死於館門驛太傳誤作太平場今改之

壬午右武大將軍宗諤上治原十五卷降詔奬諭宗諤允寧子也

癸未詔廣南西路夏稅布舊例每匹折錢二百如聞本路擅減其價用困於民宜復其價如故

丙戌新修集禧觀成初會靈觀火更名曰集禧即舊址西偏復建一殿共祀五岳名曰奉神殿蓋取真宗嘗著

奉神述也因命知制誥蔡襄重模真宗御書故本立石於東廡名曰神藻殿仍令襄書額會靈觀大在正月丙辰

丁亥知雄州右騏驥使榮州刺史李緯為西上閤門使留再任緯治兵頗嚴不事厨傳數與宦者爭利害積公使錢貯米三千斛為常平倉奏下其法他州　詔諸司副使三班使臣非閤門祗候在京毋得連任

己丑詔三司副使自今以二年為一任毋遣出使　賜黄河役卒衫袴

壬辰諸路轉運使上供斛斗依時估收市之毋得抑配人戶仍停考課賞罰之制先是三司與發運司謀聚斂奏諸路轉運使上供不足者皆行責降有餘則加升擢由是貪進者競為誅剝民不堪命上聞之特降是詔天下稱慶天下稱慶此據會要景德二年十二月詔可考

甲午贈邕州司戶參軍孔宗旦為太子中允知袁州祖無擇始以宗旦死事聞故也

乙未詔河北游饑流民未復安撫轉運使察州縣長吏

能招輯勞徠者上其狀不稱職者舉劾之　封南海洪聖廣利王為洪聖廣利昭順王轉運使元絳言賊冦廣州數有風雨之變賊懼而遁州人賴其神靈故加封之丙申荆南鈐轄皇城使資州刺史王遂上所制臨陣拐槍遂四月甲戌以平邕州第一等功自左衛將軍遷皇城使資州刺史未詳何許人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七十五 一百七十六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贊善臣莊承籛
謄錄貢生臣王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七十五

宋 李燾 撰

仁宗

皇祐五年秋七月壬寅詔以冬至有事于南郊

癸卯詔廣南西路安撫使司比留禁兵四千戍邕州其月給錢三百季給鞋錢

乙巳詔荆湖北路災傷州軍先發常平倉以賑饑民如

闕司農寺復行催理甚非朝廷賑卹之意其並給之

乙酉詔曰朕思得賢才故開薦舉之路虛心納用皦然弗疑而比年以來率多謬濫或人材庸下而褒引乖實或宿負醜慝而亟請湔洗或職任疏遠而推授過重考其心迹非衒鬻崇私何以臻此不知而言茲曰蔽知而言之茲曰罔以此事上予何賴焉自今所舉非其人者其令御史臺彈奏當寘於法見任監司以上毋得薦論會要云嘉祐六年正月御史臺乞申明此詔詔本臺每於歲首舉行

庚戌上謂輔臣曰如聞諸州軍嘗於夏秋之際先奏時雨霑足田稼登茂後或災傷遂不敢奏致使民稅不得蠲除甚非長吏愛民之意宜申飭之

辛亥作鎮國神寳命宰臣龎籍篆文參知政事劉沆書碑先是上謂籍等曰奉宸庫有良玉廣尺而厚半之蓋希代之珍也不欲以為服玩且天子八璽其一曰神寳遂令參知政事梁適撰寳名而刻之寳成以進召近臣宗室觀于延和殿太常禮院因言唐六典次序曰一神

寶二受命寶冬至祀南郊大駕儀仗請以鎮國神寶先受命寶為前道遂著為式及籍罷相改命陳執中篆文籍罷相改命陳執中篆文乃閏七月事今附此

癸丑詔羣臣毋得因郊祀請加尊號宋會要五年七月十六日詔以民力尚困農望屢愆間有水旱之災加以螟螣之害方圖大報以佇善祥無假虛稱以重不德　蘄州判官李虛一上溉漕新書四十卷其間頗言修六塔之便詔送河渠司備檢閱虛一特遷一資

戊午詔太常比定諸臣謚止據行狀而多文過溢功殊

失懲勸之典自今並須直述事實毋得虛美　兵部員外郎王田為京東轉運使御史俞希孟言田昏耄不勝任尋罷之

己未幸後苑名近臣館閣臺諫省府推判官觀瑞蓮

庚申莊宅副使趙滋兼閤門通事舍人權并代鈐轄慶歷初滋以右侍禁為涇原儀渭鎮戎軍都廵檢嘗諭降徳勝寨叛兵賞弗及范仲淹韓琦經畧陜西薦之乃得閤門祗候時京西軍賊張海久未伏誅命滋都大提舉

陜西京西路捉賊數月賊平後為京東東路都廵檢富弼為安撫使舉再任登州乳山寨兵叛殺廵檢州將誅首惡數人不窮按滋承檄驗治馳入其壘次第推問得黨與百餘人付獄衆莫敢動在京東五年數獲盗不自言弼為言乃自東頭供奉官超授供備庫副使定州路駐泊都監嘗因給軍食同列言粟不善滋叱之曰爾欲以是怒衆邪使衆有一言當先斬爾以徇韓琦聞而壯之以為真將帥材滋有是命從琦所奏也

甲子詔國子監如聞監生或以補牒貿鬻於人使流寓無行之士冐試于有司其加察之

乙丑詔臣僚行狀本家自撰及為人撰者並須摭實不得虚美如檢勘失實者坐其罪從侍御史吳祕之請也

此據編錄條貫冊增修

閏七月戊辰朔置邕州城外沙頭和市場　詔内侍省自今内侍供奉官至黄門以一百八十人為額吳及疏或可自至和元年末移此更考詳之

又詔廣南經蠻寇所踐而民逃未復

者限一年復業仍免兩料催科及蠲其差役三年從體量安撫周流所奏也先是民避賊多棄田里遠去吏以常法滿半歲不還者聽他人占佃沆曰此豈可與凶年逃租役者同科乃奏延期一年已占佃者仍奪還之貧者官貸以種糧初帝以廣南地惡詔沆非賊所踐州縣不必往沆曰遠民新罹荼毒不可不究宣天子之澤遂遍行州縣

辛未徙知青州文彥博知秦州知秦州張昇知青州時

方城古渭州昇議不合故也御史中丞孫抃言朝廷昨日築城境外衆蕃之心已皆不安今又特命舊相臨邊事異常例是必轉增疑慮或生他變況聞知永興軍晏殊秩將滿朝廷必藉彦博才望不若遣鎮關中兼制秦鳳事宜庶蕃部不至驚擾在於國體實爲至便張昇前徙青州蓋生不欲城古渭爾本傳云劉涣誣奏郭恩多殺老稚遂徙昇青州按昇徙青州乃閏月初四日後十三日涣與恩俱上破賊功八月十三日復秦州當閏月初四日涣安得預奏恩多殺老稚也此傳必誤蓋昇帥秦州半年間凡一次徙一次罷本傳并兩事爲一事故不合今改正之昇罷在十二月庚子實錄又不載因張方平始

見之

詔廣南西路戍兵及二年而未得代者並罷歸其鈐轄司所遣土兵歲一代之自儂智高亂駐泊禁軍及桂州等處雄畧忠敢澄海軍凡二萬四千四百四十一人分戍諸州至是皆罷還禁軍但戍以土兵

壬申戶部侍郎平章事龎籍以本官知鄆州案宋史宰相表以京東西路安撫使出知鄆州初齊州學究皇甫淵獲賊法當得賞錢淵上書願易一官道士趙清貺者籍甥也紿為淵白籍而與堂吏共受淵賂淵數詣待漏院自言籍乃勅淵歸齊

州有小吏告清既等受賂事籍即捕送開封府清既及堂吏皆坐贓刺配嶺外行至許州死諫官韓絳言籍陰諷府杖殺清既以滅口又言事當付樞密院不當中書自行故罷之然謂籍陰諷開封覆之無實　集慶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陳執中爲吏部尚書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　給事中參知政事梁適爲禮部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癸酉徙判許州賈昌朝判大名府

甲戌贈秘書監致仕胡旦為工部侍郎仍賜其家錢三十萬令襄州為營葬事衛尉少卿知州馬尋言旦家貧久不克葬故邺及之尋項城人以明習法律稱其在襄州會歲饑或羣入富家掠囷粟獄吏鞫以强盗尋曰此迫於饑爾其情與强盗異奏得減死論遂著為例尋事附見

或自有日月

乙亥詔諸路知州軍武臣並須與僚屬參議公事毋得專決仍令安撫轉運提點刑獄司常檢察之

丙子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李中師為淮南轉運使中師入辭上謂曰比聞諸路轉運使多獻羨餘以希進然遇災傷不免暴取于民此朕所不取也其戒之上語乃壬午日今并書

出內藏庫緡錢十萬紬絹二十萬綿十萬下河北助糴軍儲至和元年八月可考

丁丑詔司農寺廣南西路常平倉錢穀被賊焚刼者並除之

戊寅賜延州修城役卒緡錢

庚辰秦鳳路經畧安撫司言古渭寨雅爾峽綱威嶺諸蕃部數出擾邊道阻不通尋令部署劉渙為中軍鈐轄劉温潤都監郭恩為先鋒知鎮戎軍郭逵為策先鋒都監吳賁崔懿為殿後走馬承受周世昌隨中軍捕討之渙得首二百四級温潤得五百六十五級恩得九百二十五級逵得四百五十九級賁得二十八級世昌得二十七級辛巳渙自澤州團練使遷防禦使温潤自禮賓使領英州刺史恩自内殿承制閤門祗候為崇儀副使

逵自内殿承制閤門祗候為禮賓副使責自内殿承制為供備庫副使懿自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為東頭供奉官世昌自西頭供奉官為東頭供奉官其有功軍校係轉員軍分遷一級仍升一等非轉員軍分遷一級（郭恩獨不遷官疑實錄偶脫據恩本傳恩自内殿承制閤門祗候為崇儀副使令追填之）詔開封府災傷縣分具令佐體量減稅吏不差官覆視仍減今年體量和買草三分之一

戊子詔禮部貢院自今諸科舉人終場問大義十道每

道舉科首一兩句為問能以本經注疏對而加以文辭潤色發明之者為上或不指明義理而但引注疏備若次之並為通若引注疏及六分者為麤其不識本義或連引他經而文意乖戾章句斷絶者為下並以四通為合格九經止問大義不須注疏全備其九經場數並各減二場仍不問兼經　又詔開封府國子監進士自今每一百人解十五人其試官親嫌令府監互相送若兩處俱有親嫌即送别頭

己丑詔古渭寨修城卒權給保捷請受仍以蕃官左班殿直訥芝臨占為本地分廵檢月俸錢五千候一年能彈壓蕃部即與除順州刺史臨占世居古渭州密邇夏境夏人牧牛羊於境上臨占掠取之夏人怒欲攻之臨占懼力不敵因獻其地兾得戍兵以敵夏人范祥欲立奇功亟往城之臨占先世跨有九谷後寖衰僅保三谷餘悉為他族所據青唐族最強據其鹽井日獲利可市馬八匹臨占白祥此本我地亦乞漢家取之祥又多奪

諸族地以招弓箭手故青唐及諸族皆怨舉兵叛祥既坐責黜張昇請棄古渭勿城夏人復來言古渭城本我地今朝廷置州於彼違誓詔遣傅永制置糧草專度其利害永言今棄弗城夏人必據其地更為秦州患且已得而棄之非所以强國威按臨占父祖皆授漢官其地非夏人所有明甚但當更名古渭寨不為州以應誓詔爾即名青唐等族酋諭以朝廷令築城實為汝諸族守衛而汝叛何也皆言官奪我鹽井及地我無以為生永

曰今不取汝鹽井及地則如何皆喜聽命遂罷兵永乃劃其地四分之三以畀青唐等族卒城古渭始加臨占以爵秩此段實録正史極不詳今志用司馬光所記稍刪潤之

辛卯以尚書禮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吳育知陝州

壬辰降翰林侍讀學士刑部郎中呂公綽為龍圖閣學士知徐州侍御史吳祕知濠州提點淮南路刑獄度支員外郎集賢校理孫錫知太平州度支員外郎王礪知

信州初諫官御史言公綽前知開封府受龎籍旨決趙清貺杖近脊下故清貺不至配所死公綽遂得罪而錫坐前為推官礪為判官祕亦獨不彈奏故皆責及之既而公綽上章自辨乃詔知開封府楊察按其事具言杖清貺實在判官廳非公綽所臨然其命已行但令劄示公綽而已

癸巳詔嘗任二府出知州者毋得奏辟通判止許增辟幕職官一員從御史中丞孫抃所請也若前知州歲舉

人數已足聽歲中別舉之知州歲舉人數未見當考

八月丁酉朔詔災傷之民訴於轉運司而不受聽逐州軍繳其狀以聞

壬寅追封皇后乳母榮國夫人周氏為魯國夫人

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兼侍講趙師民累請補郡癸卯除龍圖閣直學士知耀州師民嘗講論語帝問修文德對曰文者經天緯地之總稱人君之道撫之以仁制之以義接之以禮講之以信皆是也帝曰然其所先若

無若信也曰信者天下之大本仁義禮樂皆必由之此實王道之要復問鑽燧改火曰古之聖王舉動必順天時變火隨木性近世漸務苟簡以為非治具而遂廢之至於萬事皆不如故又問子夏子張所言交道孰勝曰聖哲之道含覆廣大與天地參善者有以進德惡者俾之改行子張之言為優他日讀漢紀問長安城衆莫能知共推師民因陳自古都雍年世舊址所在若畫諸掌帝曰何直所記如此在經筵十餘年甚見器異俄复屬

疾家居帝飛白書團扇為和平字賜以寄意將行帝自寫詩送之目以儒林舊德師民性極慈恕州民有以鹽鐵抵禁者一切不問嘗太息謂其子彥若曰此賈誼所謂善人怵而為姦邪愚民陷而之刑戮者也安得不寛之

甲辰詔今歲南郊三聖並侑自後當復如舊禮　詔黎雅州控阨蠻詔為西川之屏蔽自今後宜擇武臣諸司副使以上知黎州仍益屯陜西兵三百人雅州二百人

置駐泊都監一員

丁未主客員外郎通判潭州唐介為殿中侍御史裏行

知復州

戊申觀文殿大學士吏部尚書新知秦州文彦博為忠武節度使知永興軍兼秦鳳路兵馬事始用孫抃之言也

遣鹽鐵判官都官員外郎燕度往陵渠等州定奪鹽井利害以聞時言者謂前後甲午蜀再亂憂明年復有變故特遣度往治鹽莢因預為之防度至蜀察其民

俗還奏曰今甲午必無事已而果然　傅永言古渭寨方發兵戍守不宜更易主將

己酉命新知青州張昇復知秦州張昇傳曰既城古渭羌人據綱威嶺絶餉道裨將劉渙帥兵不時進擊昇舉郭恩代之賊乃潰去渙以得城之功不在已因紿奏恩所殺皆老稚由是徙昇青州按徙青州乃閏七月初四日後十三日經畧司始上斬級姓名渙及恩俱在馬昇所以徙當是議不合爾不緣舉恩代渙也且渙與恩俱斬級渙少恩多恩實未嘗代渙本傳必誤

辛亥度支副使工部郎中周沆為契丹國母生辰使左藏庫副使錢眪副之起居舍人知諫院韓贄為契丹生

辰使供備庫副使彭再昇副之戶部判官刑部員外郎張去惑為契丹國母正旦使內殿崇班夏僖副之右正言直集賢院賈黯為契丹正旦使左侍禁閤門祗候王咸宣副之

壬子太子太傅致仕杜衍為太子太師資政殿大學士禮部侍郎知河陽富弼為戶部侍郎觀文殿學士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禮部侍郎知陝州吳育為戶部侍郎資政殿大學士皆以二府舊臣特遷之　翰林

侍讀學士呂公綽言弟都官員外郎知單州公著頃因先臣致仕恩例乞試館職得替取旨後經三任十年未曾有所干請詔公著充崇文院檢討會要皇祐五年八月十六日事實錄無之

癸丑詔知州理轉運使資序者自今止給知州添支初知諫院李兑言轉運使主一路兵食戸税經費財用故優以賦廩今或因彈劾罷免或以年高自求便郡若多得理轉運使資序而竊厚禄非朝廷勸沮之意故裁酌

之　禁化外蠻人過嶺北者

甲寅詔南郊且用舊樂其新定大安之樂常祀外朝會用之翰林學士胡宿言自古無並用二樂之理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用且新樂未施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祖考之意帝以為然

戊午詔益梓州路轉運使司漸修築諸州軍城池毋致動民言者謂蜀之城池久廢不治甲午再亂不可不豫為備也

庚申新知復州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唐介為殿中侍御史充言事御史遣内侍齎敕告賜之介貶斥不二歳復召議者謂天于優容言事之臣近古未有也

辛酉御崇政殿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太常寺太祝趙彦若及試武舉人彦若所對疎濶下有司考不中等而罷之先是制舉就秘閣試者凡十八人有司獨取彦若於是又被黜去議者謂宰相陳執中不由科第以進故陰諷有司專抑儒士非彦若實不能也陳執中諷有司此據

政要

詔秦鳳部署劉渙每半年一廵古渭寨以撫輯蕃部

壬戌詔自今南郊三聖並侑初太常禮院言奉詔再詳定三聖並侑事伏以配侑之法前代不同古則一主而後或兼配皆是變禮彌文廣申誠愛也國朝景祐二年曾下詔書今次郊禋三聖並侑其後以太祖定配二宗迭配明堂大禮亦三聖並侑今陛下濬發德音欽明大孝况是本朝舊禮已再躬行於義無爽故有是詔　湖

南安撫司言邵州溪峒野光銀捍賊有勞請於本峒置

中勝州從之

乙丑武舉五十一人授官有差前詔罷武舉今所擢皆

秘閣舊經試者云　前知常州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

邵必落職監邵武軍酒坐在任日誤斷犯鹽人髙慶徒

刑知江陰縣殿中丞陳合重勘誤斷公事復收髙慶供

析不實再決杖刑合勒停前提點刑獄度支員外郎蘇

舜元同提點刑獄内殿崇班閤門祗候常鼎提點刑獄

屯田郎中苗振免勘各罰銅十斤高慶常州特支十千（此據會要乃皇祐五年八月二十九日事實錄無之其後范鎮趙抃皆有論列今追附此）

九月丁卯朔詔審官院京朝官已授差遣及半年未赴者毋得以堂除人衝改之從御史中丞孫抃奏請也

己巳屯田員外郎黃贄兄賓為國子四門助教仍不理選限贄願囬所遷官以祿其兄而許之

詔內殿承制崇班有被按劾或昏耄或病不能莅事衝替而求致仕者更不錄用子孫諸司副使則比舊減一等推恩

庚午東上閤門使忠州團練使錢晦知河中府上問晦家所傳鐵券欲見之晦並三朝御書以進上皆親識其末還之又賜飛白安民字因戒曰陝西兵方解民困久矣卿為朕愛撫無縱酒作樂使人謂為貴戚子弟晦頓首謝

壬申降侍御史知濠州吳秘為屯田員外郎坐失舉也既而中書按所舉乃非用秘章遷改復還其官（秘復還故官乃）

戊寅日令并書　詔臣僚毋得以子孫恩請弟姪任四川職田

處官

壬午權三司使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給事中田況為禮部侍郎三司使

癸未録京東舉人周端為郊社齋郎本路安撫司言端捕强盜十四人而親禽者七人特録之

乙酉崇政殿召近臣宗室臺諫官省府推判官觀新樂先是鐘律之音未合古法詔中書門下集兩制及太常禮官與知鐘律者考定其當議者各安所習久而不決

乃命諸家各作鍾律以獻親臨視之然古者黄鍾為萬事根本故尺量權衡皆起於黄鍾至隋用累黍為尺而制律容受卒不能合及平陳得古樂遂用之唐興因其聲以制樂其器無法而其聲猶不失於古五代之亂大樂淪散王樸始用尺定律而聲與器皆失之故太祖患其聲高特減一律至是又減半然太常樂比唐聲猶高五律比今燕樂高三律上雖勤勞制作未能得其當者有司失之於以尺生律也自先是鍾律之音至尺生律也並范鎮所論本志削去今

姑存之然鎮所論亦畧見於四年六月所上書矣當考

又觀新作晉鼓三牲鼎鸞刀以補禮器之闕初賈昌朝侍經筵帝問鼎卦聖人亨以享上帝今郊何以無鼎昌朝不能對曰容臣退而講求於是詔禮官議以為郊有亨牲進熟遂命阮逸胡瑗鑄銅鼎制鸞刀帝親書鼎名曰牛鼎羊鼎豕鼎皆署而刻之牛鼎其容一斛羊鼎五斗豕鼎三斗鸞刀亦親書刀名而署之有司皆篆刻其下至元豐元年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議圓丘用犢不設羊豕鼎及俎奏罷之

貫昌朝以下此據帝學附見於此　史官蒲宗孟李清
臣曰世號太常為雅樂而未嘗施於燕享豈以正聲為
不美聽哉夫樂者樂也其道雖微妙難知至於奏之而
使人悅豫和平此不待知音而後能也嘗竊觀於太常
其樂縣鍾磬塤篪搏拊之器與夫舞綴羽籥干戚之制
蓋皆做諸古矣逮振作之則聽者不知為樂而觀者厭
焉豈所謂古樂具聲真若此哉孔子惡鄭恐其亂雅亂
之云者似是而非也孟子亦曰今樂猶古樂然今太常
獨與教坊樂音殊絕何哉昔者李照胡瑗阮逸改鑄鍾
磬處士徐復笑之曰聖人寓器以聲不先求其聲而更
其器其可用乎照瑗逸制作久之卒無成蜀人房庶亦
深訂其非是因著書論古樂與今樂本末不遠其大畧
以謂上古世質器與聲樸後世稍變焉金石鍾磬也後
世易之為方響絲竹琴簫也後世變之為箏笛匏笙也
攢之以斗塤土也變而為甌革麻料也擊而為鼓木柷
敔也貫之為板此八音者於世甚便而不達者指廟樂

鑄鍾鑄磬宫軒為正聲而槩謂胡部鹵部為淫聲殊不知大輅起於椎輪龍艘生於落葉其變則然也古者以俎豆食後世易之以柘盂古者簟席以為安後世更之以榻案雖使聖人復生不能舍柘盂榻案而復俎豆簟席之質也然則八音之器豈易於此哉孔子曰放鄭聲鄭聲淫者豈以其器不若古哉亦疾其聲之變爾試使知樂者由今之器寄古之聲去其惉懘靡曼而歸之中和雅正則感人心導和氣不曰治世之音乎然則世所謂雅樂者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豈盡為淫聲哉數子紛紛改制鍾律而復庶之論指意獨如此故綴其語存之以俟知音者焉

庚寅光禄寺丞國子監直講胡瑗為大理寺丞復勒停人阮逸為户部員外郎内侍押班左騏驥使英州團練

使鄧保信為榮州防禦使入內供奉官費宣吉為內殿承制並以制鐘律成特遷之

壬辰入內都都知延福宮使武信軍留後王守忠為入內內侍省內侍省都都知諫官韓絳言宦官兼判二省國朝所未有也不報御史俞希孟乞自今更不除前後省都都知奏可絳傳云罷守忠判內省事蓋因神道碑也其實守忠為兩省都都知如故

詔內臣有自陳勞績而求遷者自今並下入內內侍省定奪當否令樞密院奏聽旨其明合賞格者即與施行

罷三司提舉司勾當公事官從宰臣陳執中所奏也

康定元年十二月置

是月入内都知張惟吉等言備貟中省與閤門著望頗同奏子恩止從諸司使例乞比閤門使例每遇聖節南郊奏子右班殿直兄弟姪孫奉職堂兄弟姪孫借職謟如遇南郊奏子一名與右班殿直餘不許此據會要及成都府編録

册

龍圖閣學士判流内銓張方平言昨閒重定二省都知押班等著望在閤門使之上物議雜起深以為非

當時有司無人論執茍從其請既已失之今又聞二省
陳乞奏授子孫恩澤於視秩上更加一等此事若行不
惟違越祖宗法度隳紊朝廷典章必致陛下有私近習
之名大臣有阿親倖之醜内侍有恣横之議諫官御史
有隱默之尤且都知押班地處親近宜爲朝廷愛惜事
體動循軌度孜孜徇公如此倖求何以示外易曰履霜
堅冰至言當戒其漸也漢唐之事臣嘗爲陛下言之矣
伏乞聖斷深賜察納其都知押班奏蔭恩例伏乞一仍

舊制重定二省都知押班位次事在慶歷元年五月壬戌方平論諫不得其時今附見張惟吉等陳乞恩例之後按方平皇祐五年閏七月壬戌以龍圖閣學士判流内銓十月甲寅判太常寺今既取論諫附此因以龍圖閣學士判流内銓為論諫時職任殿前都虞候更須考詳具從違又不知竟何如也

隴州防禦使權管勾步軍司事王凱乞給大例請俸詔以凱攝步帥特從之

冬十月丙申朔日有食之知耀州趙師民上疏曰太陽食於正朔此雖是陰陽之事亦慮是天意欲以感動聖心臣非瞽史不知天道但率愚意言之其月在亥為水

水為正陰其日在丙丙為火火為正陽月掩日陰侵陽
下蔽上之象也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又曰彼月而
微此日而微謂以陰奸陽失其序也又曰百川沸騰山
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謂下陵上侵其權也又曰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棸子内史蹶
維趣馬楀維師氏謂大小之臣有不得其人者也宗周
之間時王失徳今而引喻蓋事有所譬固當不諱凡怠
慢奢侈縱放不師古姑捨是何失道之有今聖心慈仁

恭勤儉約自檢動循典禮如此自非下蒙上邪撓正使主恩不下究而誰之咎歟望陛下朝夕咨於丞弼心膂之臣洎左右近侍耳目之官其忠而純者與之遴選内外百執以及州縣牧宰使主恩究於下不為羣邪所蔽塞則億兆之幸也　詔三司使田況班内朝依石位如門外序班即在觀文殿學士之下舊制三司使内朝班學士之右獨立石位殿門外亦班其上至是況以觀文殿學士王舉正二府舊人固推之

戊戌徐州錄事參軍路盛追一官勒停盛馬斃怒廐人芻秣失時杖之令抱巨石立五晝夜又杖之大理寺斷杖八十私罪上以盛所為苛暴貴畜而賤人特貶之

賜嘉州草澤魏翔粟帛翔年七十餘本州表其行義故賜及之

己亥戶部侍郎知鄆州龎籍為觀文殿大學士龍圖閣學士刑部郎中集賢殿修撰知徐州呂公綽復為侍讀學士公綽以趙清貺之死自辨於朝上察其情故并籍

皆復舊職於是知諫院韓絳力爭不報絳家居待罪上遣使慰勞之尋除禮部員外郎罷諫院絳為禮外乃十一月甲申今附見

判大宗正司允讓言宗室養子須五歲然後賜名受官毋得依長子例不限年從之寶元二年七月丁巳日見更詳之

丁未奉安明德元德章穆皇后神御於普安禪院重徽隆福二殿

壬子詔三司自今京師百萬倉左藏庫都商稅務榷貨務東西八作司文思院事材場南北作坊店宅麴院內

香藥庫裁造院作坊料物庫西染院陝西折博務解州鹽池緣邊便糴糧草諸茶場榷貨務轉般倉米倉銀銅坑冶場鹽井監仍舊舉官監當其餘場務課利不及七萬貫者悉罷之令有司選差人從宰臣陳執中所奏也

癸丑罷諸路提舉催綱撥發官

丙辰御延和殿召輔臣觀指南車

丁巳殿中侍御史唐介為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介始入見無一言及遷謫上曰聞卿遷謫以來未嘗有私書

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矣介頓首謝後數論得失因言於上曰臣繼今言不行必將固爭爭之急或更坐黜是臣重累陛下願聽解言職許之御史中丞孫抃奏留介或補諫署不報尋以為開封府判官介為府判乃明年三月介後以章制知諫院特見嘉祐四年二月戊辰

詔自春涉夏蝗旱為災其令監司諭親民官訪民間利害以聞

戊午河北轉運使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陳升之為天章閣待制都轉運使

癸亥左衛大將軍絳州防禦使宗禮為成國公右屯衛大將軍光州團練使世永為和國公宗禮允升長子世永守節長子也

甲子避神寶名改鎮國軍為鎮潼軍

十一月丁卯朝饗景靈宫

戊辰饗太廟奉慈廟

己巳合祭天地于圜丘大赦　先是端明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張方平言王畿賦斂之重於是詔開封府諸

縣兩稅於原額上減三分永為定式

丁丑加恩百官

戊寅詔秦鳳經畧司本路所補蕃官七百餘人多懦弱不能統制部族自今選少壯有勇力者為之

鎮東留後李端愿先受命知越州未赴其從者毆人死御史余希孟劾之丁亥改知襄州　賜川峽西路修城役卒特支錢

戊子翰林學士曾公亮御史中丞孫抃放天下欠負

己丑翰林學士錢明逸龍圖閣直學士張揆看詳編配罪人

庚寅罷荆湖南路江南西路廣南東西路轉運判官

辛卯權管勾司天監事周琮上軍中占三卷詔送秘閣

十二月丁酉廣西安撫司言捕獲儂智高母阿儂及智高弟智光子繼宗繼封詔護送京師阿儂有智謀智高攻陷城邑多用其策僭號皇太后天資慘毒嗜小兒每食必殺小兒智高敗走阿儂入保特磨依其夫儂夏卿

收殘衆約三千餘人習騎戰復欲入寇余靖督部吏黄汾黄獻珪石鑑進士吴舜舉發峒兵入特磨掩襲并智高弟子皆獲之

庚子端明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給事中張方平加翰林侍講學士知秦州代張昇也初昇命部署劉渙討叛羌渙逗遛不進昇奏以郭恩代之恩既多所斬馘渙疾恩出已上遂紿奏恩所殺皆老稚爾朝廷疑焉故罷昇而遣方平往帥亦徙渙涇原方平力辭曰渙與昇有階

級今互言而兩罷帥不可為也昇以故得不罷尋命方平知滑州昇傳云渙以得城之功不在己故紿奏恩多殺老稚按渙與恩俱進兵恩獲級最多爾是役也渙實受賞安得謂功不在己耶蓋昇初以渙不時進擊因奏乞用恩代渙奏未報而渙已與恩俱破賊矣渙怨昇將使恩代己且疾恩獲級多遂誣奏恩并及昇故朝廷欲兩罷之也昇徙青州則在此前與此實兩事本傳並兩事為一殊不可考今參取方平墓誌刪修

乙巳録忠効指揮使周忠子陳留為茶酒班殿侍三班差使忠與蠻賊戰死故也

戊申詔軍士逃亡捕獲未斷再逃亡止一次科罪已斷

未決而再逃亡者累科之

庚戌詔諸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毋得淹繫罪人 又詔南郊赦書第四第五等户殘欠税物並與倚閣自今須納七分以上方為殘欠仍著為定式

癸丑詔入内内侍省都知押班非年五十以上歷任無贓私罪者勿除

丙辰詔川峽人刺配為内地軍兵者遇揀停自今毋得放歸其令關津常譏察之

丁巳詔廣西安撫司以廉州隸容龔州提舉

戊午詔曰轉運之職本以澄清官吏綏撫人民豈特事誅求以刻下乎有能盡歲入以致增盈者留為本路移用毋得進羨餘務寛民力以稱朕懷

己未參知政事劉沆提舉中書五房續編例冊（前編當是宋綏既云續編必有初編會要亦止此綏事在景祐二年九月）

庚申太常博士吳中復為監察御史裏行用中丞孫抃所薦也中復興國軍人嘗知犍為縣有善政抃未始識

其面即奏為臺屬或問之抃曰昔人恥為呈身御史今豈薦識面臺郎邪按張唐英政要乃以為仁宗親問然政要多誤今不取

辛酉契丹國母遣林牙臨海節度使左衛大將軍耶律庶忠夏州觀察使兼東上閤門使李仲僖契丹遣始平節度使耶律祁崇祿卿周白來賀正旦契丹使來請曰願觀廟樂而歸上以問宰相陳執中曰樂非祠享不作請以是告之樞密副使孫沔曰此可告而未能止也願告之曰廟樂之作以祖有功宗有德而歌詠之也使者

能留與吾祭則可觀上使人告之使者乃退　有中人嘗任外官率他武臣上書乞遷上曰法不可得也訴不已上以語沔沔曰臣請退而問之乃召問曰曩汝在邊某軍當給帛汝不時給何耶對曰帛官物也不敢妄以與人又問曰某人戰當奏功汝不時奏何耶對曰是幸賞也故不奏沔曰而能知此而反自為何耶皆惶懼再拜趨出此據孫沔墓誌及神道碑

初賈昌朝建議漢唐都雍置輔郡內翼京師國朝都汴

而近京諸郡皆屬他道制度不稱王畿請析京東之曹州京西之陳許鄭滑州并開封府揔四十二縣為京畿帝納之壬戌詔以曹陳許鄭滑五州為輔郡隷畿内置京畿轉運使五州各增鈐轄一員曹州更增都監一員留屯兵三千人以時教閲若出戍即於開封府近縣或鄭州徙兵足之　天章閣直學士吏部郎中王贄為樞密直學士京畿水陸計度轉運使

是歲天下上戶部戶口主戶六百九十三萬七千三百

八十口一千五百五十九萬七千四百五十客户三百八十五萬五千三百二十五口六百六十九萬五千四百一十一　左司諫賈黯建言天下無事年穀豐熟則民人安樂父子相保一遇水旱則流離死亡捐棄道路發倉廩以賑之則糴不給課粟富人則力不贍轉輸千里則不及事移民就穀則遠近交困朝廷之臣郡縣之吏倉卒不知所出則民饑而死者已過半矣夫水旱之災雖堯湯所不能免今不思所以備災之術而歲幸年

穀之熟則是求出於堯湯之所不可必者也臣嘗讀隋史見所謂立民社義倉者取之以時而藏之於民下足以備凶災而上實無所利焉顧倣隋制詔天下州軍遇年穀豐熟立法勸課畜積以備災此孟子所謂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者也況取之以為民耶下其說司農寺且命李允與顆合議以聞乃下諸路度可否而以為可行者纔四路餘或謂賦稅之外兩重供輸或謂恐招盜賊或謂已有常平足以贍給或謂置倉煩擾

於是顥復上奏曰臣嘗判尚書刑部見天下歲斷死刑多至四千餘人其間盜賊率十七八原其所自葢愚民迫於饑寒因之水旱枉陷重辟故臣請立民社義倉以備凶歲今諸路所陳類皆妄議若謂賦稅之外兩重供輸則義倉之意乃教民儲積以備水旱官為立法非以自利行之既久民必樂輸若謂恐招盜賊則盜賊利在輕貨不在粟麥今鄉村富室有貯粟數萬石者亦不聞有刼掠之虞且盜賊之起本由貧困臣建此議欲使民

有貯積雖遇水旱不憂乏絶則人人自愛而重犯法此正銷除盜賊之原也若謂已有常平倉足以贍給則常平之設蓋以準平穀價使無甚貴甚賤之傷或遇凶饑發以賑救則既已失其本意而常平之費又出公帑方今國用煩乏所蓄不厚近歲非無常平而小有水旱輒流離餓莩起為盜賊則是常平果不足仰以賑給也若謂置倉廩斂材木恐為煩擾則臣聞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義倉之設本為百姓曉諭誠至約束誠謹則下民

雖愚宜無所憚況今州縣修治郵傳驛舍皆斂於民豈

於義倉獨畏煩擾人情可與樂成不可與謀始如臣言

可采願自朝廷斷而行之然當時牽於衆論終不果行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七十六

宋 李燾 撰

仁宗

至和元年春正月辛未詔京師大寒民多凍餒死者有司為瘞埋之

壬申碎通天犀和藥以療民疾時京師大疫令太醫進方内出犀牛角二本析而觀之其一通天犀也内侍李

舜卿請留供帝服御帝曰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哉立命碎之　建寧留侯楊景宗卒贈武安節度使兼太尉謚莊定景宗起徒中以外戚故至顯官然性暴戾所至為人患使酒任氣知滑州常毆通判王述仆地帝深戒毋飲酒景宗雖書其戒坐右頃之輙復醉其奉賜亦隨費無餘始窶相丁謂方盛築第敎坊景宗為役卒負土第中後謂敗帝以其第賜景宗居三十年乃終

癸酉貴妃張氏薨初妃既受封冊寵愛日盛出入車御

華楚頗侵並后飾嘗議用紅繖增兵衛數有司以一品
青蓋奏兵衛凖常儀上守法度事無大小悉付外廷議
凡宮禁干請雖已賜可或輙中卻妃嬖幸少比然終不
得桼政及薨上悲悼不已謂左右曰昔者殿廬徼衛卒
夜入宮妃挺身從別寢來衛又朕嘗禱雨宮中妃刺臂
血書祝辭外皆不得聞宜有以追貴之入内押班石全
斌探上意請用后禮於皇儀殿治喪諸宦者皆以為可
入内都知張惟吉獨言此事須翼日問宰相既而判太

常寺翰林學士承旨王拱辰知制誥王洙等皆附全斌議宰相陳執中不能正遂詔近臣宗室皆入奠於皇儀殿移班慰上於殿東楹特輟視朝七日命參知政事劉沆為監護使全斌及勾當御藥院劉保信為監護都監凡過禮皆全斌與沆合謀處置而洙等奏行之石全斌傳云王拱辰請治喪皇儀殿全斌以為當問大臣宰相陳執中不能正之遂詔近臣宗室皆入奠移班慰於殿東楹皆劉沆及洙與全斌合謀為之按張惟吉傳治喪皇儀諸宦者皆以為可獨惟吉言及當問宰相然則言當問宰相者獨惟吉也全斌實與劉沆王洙等合謀為非禮之禮又安得有此言而全斌傳乃攘取以為出自全斌今

不敢且妃喪那得閼學士院其實全斌所請也事下禮官而拱辰判太常寺遂與王洙等附會全斌議朝廷既用禮官議故當時皆謂拱辰請之其實不自拱辰也拱辰特從全斌省耳今畧加刪潤使不相抵牾

初有司請依荆王故事輟視朝五日或欲更增日聽上裁乃增至七日殿中侍御史酸棗呂景初言貴妃一品當輟朝三日禮官希旨使恩禮過荆王不可以示天下不報丁丑追冊貴妃張氏為皇后賜謚温成先是御史中丞孫抃三奏請罷追冊不報初賜謚曰恭德樞密副史孫沔言太宗四后皆謚曰德從廟謚也今恭德之謚其法

何從且張郭二后不聞有謚此雖禮官之罪實貽譏於陛下不可不改因改謚温成抃及侍御史毋湜殿中侍御史俞希孟等皆求補外知雜事郭申錫請長告皆以言不用故也抃等乞補外申錫請長告此據記聞禁京城樂一月

己卯殯温成皇后於皇儀殿之西階宰臣率百官詣殿門進名奉慰

壬午以温成皇后薨遣官告太廟皇后廟奉慈廟

甲申宰臣梁適奉温成皇后謚冊於皇儀殿百官詣西

上閤門進名奉慰是夕設警場於右掖門外上宿於皇
儀殿
乙酉上成服於殿幄百官詣殿門進名奉慰是日殯溫
成皇后於奉先寺輴車發引由右昇龍門出右掖門升
大昇轝設遣奠先是詔樞密副使孫沔讀哀冊沔奏章
穆皇后喪比葬行事皆兩制官今溫成追謚反詔二府
大臣行事不可於是執冊立上前陳故事且曰以臣孫
沔讀冊則可以樞密使讀冊則不可置冊而退宰相陳

執中取而讀之旣殯百官復詣西上閤門進名奉慰
丁亥録周後故太子少傅柴守禮孫若訥爲三班奉職
戊子録温成皇后從弟著作佐郎希甫爲太常博士光
禄寺丞及甫爲祕書丞太常寺太祝正甫爲光禄寺丞
右侍禁閤門袛候山甫爲西頭供奉官姪大理寺丞守
素爲太子中舍西頭供奉官守誠爲東頭供奉官妹壻
左班殿直寄班袛候胡思廉左侍禁曹詢並爲閤門袛
候姪壻太常寺大祝盛和仲爲大理評事又録其疎屬

十數人　詔待制以上丁父母憂已聽解官行服今滿
百日猶起復其罷之
乙丑賜温成皇后母楚國太夫人曹氏敎教坊第一區
辛卯御崇政殿錄繫囚并下三京輔郡雜犯死罪第降
一等徒以下釋之　賜宿州布衣營知止絹十匹粟麥
各十石知止高年有行義為鄉里所推故賜及之
癸巳延福宫使武信留後入内内侍省内侍省都都知
王守忠罷延福宫使為武信留後他毋得援例故事宦

官未有真為留後者守忠介東宮舊恩數求之上亦欲
予之先是高若訥為樞密使持不可故止及是守忠疾
復求為節度使宰相梁適曰宦官無除真刺史者況真
節度使乎上曰朕蓋嘗許守忠矣適曰臣今日備位宰
相明日除一内臣為節度使臣雖死有餘責御史中丞
孫抃聞之亦奏疏力諫乃罷節度使不除然猶得真為
留後言者方奏疏論列翼日守忠卒守忠謹厚細密故
眷遇最厚方在疾告上令用浮屠法集僧于其家凡四

十九日為之禬禳既卒贈太尉昭德節度使謚安僖特給鹵簿以葬按守忠傳不云將除節度使獨王珪誌梁適墓載其事而孫抃集有諫疏具在抃本傳亦云帝欲令守忠領武寧節度使抃奏罷之然則守忠蓋將有節度使之除矣賴抃等諫止除目未出故實錄及本傳不載其實為留後才一日遂死抃等雖有論列想亦難追正矣實錄乃云臺諫官以為言而宰相不能正疑實錄所稱臺諫之言乃將除節度使時抃等相論列者若經論列不當真除留後則恐䟽實未奏故守忠正傳亦但云臺諫方奏疏論列而守忠卒今從正傳神宗實錄梁適傳又削去適諫守忠真除節度使事迹豈謂適素姦邪不能辨此或疑守忠初無此除故邪今復著之

二月乙未朔詔天下州縣自今遇大雨雪委長吏詳酌

放宫私房錢三日歲毋得過三次

丁酉詔禮院孝惠孝章淑徳章懐皇后章惠皇太后案宋史后妃傳無章惠謚惑係章獻章懿章穆之誤或原有章惠之謚後改而史未及載謹識其疑云温成皇后皆立小忌先是有請立温成忌者直集賢院劉敞言太祖以來后廟四室陛下之妣也猶不立忌豈可以私昵之愛而變古越禮乎於是并四后及章惠皆詔立忌樞密副使孫沔極陳其不可御史中丞孫抃累奏論列而禮院官亦以為言皆不聽尋罷之

庚子詔曰乃者調民治河隄疫死者衆其蠲戶稅一年無戶稅者給其家錢三千

辛丑詔禁軍逃至緣邊經一宿捕獲者斬初河北緣邊安撫副使宋守約言比歲河北軍士數逃入契丹良由逋逃軍法輕請復天聖舊制去三日內捕獲貸死之法故更著此條

戊申太常博士史館檢討張芻落職監潭州稅先是芻為禮官有詔立温成忌禮官列言其不可宰相患之或

謂宰相曰覿獨主茲議他人皆不得已從之爾覿父太
祝牧當任蜀官覿嘗奏章乞代其父且求知廣安軍執
政謂曰故事史館檢討不為外官若捨此去職則可往
覿始謂必換職名及知弗得乃言父欲自行仍願留史
館無何牧至京師復上書乞免入蜀宰相既惡覿因罪
覿奏事前後異同而黜之其實欲絕禮官羣議借覿以
警其餘爾覿郪人晧孫也

己酉三司言陜西河東歲減西川所上物帛而軍衣不

足又河北入中糧草數多未有紬絹折還請貸内藏庫紬十萬欲先輸左藏庫緡錢二十萬餘計其直以限追償從之

戊午詔乾元節度僧尼自今兩浙江南福建淮南益梓利夔等路率限僧百人度一人尼五十人度一人京師及他路僧尼率五十人道士及女冠不以路分率二十人度一人

乙未工部郎中直史館張掞為户部副使此為梁適罷相張本

賜京畿轉運使公使錢三十萬

樞密副使給事中孫沔數言追冊溫成於禮不可且曰

皆由佞臣贊兹過舉宰相陳執中等甚銜之沔不自安

力求解職壬戌授資政殿學士知杭州浙俗貴僧或縱

婦女與交沔嚴察之杖配者甚衆　三司使禮部侍郎

田況為樞密副使

三月戊辰遣開封府判官司封員外郎王鼎往滄州相

度鹽利害以聞

樞密使彰德節度使同平章事王貽永數以疾求罷已已罷為景靈宮使加右僕射兼侍中案宋史宰相表作檢校太師仍詔特依宗室例歲賜在京公使錢五千緡其進奉聽如兩府例貽永性清謹寡言頗通書不為聲伎之樂本朝外姻未有輔政者貽永在樞密積十五年常遠權利歸第則杜門謝賓客迄無過失人稱其謙謹慶歷間貽永位冠西府楊懷敏自河朔入奏塘泊事欲升黜者數十人兩府聚議宰相賈昌朝見懷敏為興呼押班太傅懷

敏稱說云云獨貽永頗怒謂曰押班如此騰倒人太多寧為穩便懷敏縮頭而退昌朝大慙龎籍吳育時為樞密副使相謂曰常得此老發怒大是佳事此據江氏雜志附見

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鄭州王德用為樞密使

庚午三班奉職黃獻珪為左班殿直邕州司戶參軍石鑑道州進士吳舜舉並為大理評事黃汾為衛尉寺丞賞獲儂智高母子之功也知桂州余靖加集賢院學士加集賢乃二月辛酉今附此

知邕州蕭注遷西上閤門副使注五月丙戌乃

邊今并書

辛未翰林學士曾公亮鎮潼軍留後李端懿同試入内醫官　詔諸路提點刑獄朝臣使臣自今三歲一代之

壬申温成皇后母楚國太夫人曹氏卒輟視朝三日幸其第臨奠　賜邊臣御製攻守圖　置提點京畿刑獄官以度支負外郎蔡挺為之

癸酉錄永興軍清邊弩手指揮使李遂子安昇並為茶酒班殿侍遂與蕃賊戰死故也

乙亥判大名府賈昌朝言自來軍主都虞候并廂軍都指揮使近年退斥者多差為河北路部署鈐轄其人既無還陟之望惟務侵漁士卒緩急必誤邊事請自今止差閑慢路分從之　司天監言日食夏四月朔

庚辰德音改元降天下死罪一等流以下釋之

癸未易服避正殿減常膳

乙酉詔京西民饑宜令所在勸富人納粟以振之其荒田如人占耕及七年起稅二分逃田及五年減舊稅三

分因災傷逃而復業者免支移折變二年非因災傷者免一年

丁亥命知制誥呂溱同看詳編配罪人

壬辰宰臣率百官上表請御正殿復常膳不許自是表三上乃許之

夏四月甲午朔日有食之遣官祀社以救日是日雷雨至申時見所食九分之餘

丙申宰相率百官以日食不及算分拜表稱賀

丁酉詔諸路轉運提點刑獄司賊盜發而不以聞者其州縣長官并以違制論

戊戌御崇政殿閱諸軍轉貟凡三日　詔三司鑄至和元寶錢

庚子龍圖閣直學士刑部郎中知秦州張昪為右司郎中以蕃部寇古渭寨道阻不通而昪舉郭恩發兵擊走之也

辛丑御正殿復常膳　利州路轉運司言蕃部寇文州

詔益利梓夔路鈐轄秦鳳部署司嚴加守備仍令階州撫綏所屬蕃部勿令結連以為邊患　文州蕃部每入冦酋豪常氏輙禦却之知州吳賁陰與諸族約誣常氏欲為變械繫獄將滅其家以幸賞轉運使解賓王馳往出之而奏逐賁賓王蓬萊人也　祥源觀火　先是知制誥胡宿言臣竊以國家乘火而王火於五行其神屬禮漢書天文志曰火禮也以此而言國家常須恭依典禮以順火性伏覩京師自去秋不雨綿歷三時聖心焦

勞臣下僣越思所以消救之道未知所出伏惟陛下明德恤祀䖍共郊廟宜蒙福應乃遘災旱古者祭天神無二主禮專一配所以奉天帝之尊明不敢凟三代兩漢之盛莫之敢易唐初始有兼配之事垂拱中禮官希旨郊丘諸祀遂有三祖同配之禮開元十一年明皇親享圜丘禮官建議遂罷三祖同配之事除此之外未有一代三帝同配昊天之禮國家至道三年詔書親郊圜丘以太祖太宗並配陛下即位景祐二年詔禮官詳按典

禮以辨崇配之序詔書節文自今以往太祖定配二宗迭侑去年八月八日詔書今次南郊三聖並侑後次却依舊禮未踰旬日復有今後每遇南郊三聖並侑之詔竊尋詔旨先後不同此誠陛下至孝烝烝虞舜之用心也然有違典禮未合天衷致旱之由恐在於此臣愚欲望聖慈今後南郊乞且依去年八月八日詔書及景祐二年禮官所定太祖定配之典追寢去年八月二十四日今後每次南郊三聖並侑之詔告謝天地以順火性

必蒙福祉之降足消災旱之異臣若心知不可口不敢言即是長負陛下獎育之恩沒有餘責不報胡宿奏章不得其時

按胡宗愈作宿行狀云宿因旱災奏章未幾祥源觀火乃下宿章禮官以郊事重未敢議宿復上章始從之然實錄都不見此其後嘉祐六年正月罷三聖並侑蓋用楊畋議也今姑附宿章于祥源觀火之後仍云不報更俟考詳

甲辰契丹國母遣崇儀節度使左驍衛上將軍耶律泰衛尉卿趙翊契丹遣昭德節度使蕭璉殿中監趙徽來賀乾元節

戊午殿中侍御史裏行吳中復對于延和殿上謂曰比上封者多言陰陽不和蓋由大樂未定且樂之不合於古久矣朕以水旱之災繫時政得失非樂所召也

己未秦鳳經畧司言昨古渭州沙克精谷蕃部相攻而吐蕃轄戩嘗領衆以援官軍令遣人貢馬頗有向化之心欲月增大綵五匹角茶五斤妻李薩勒與封邑號舊軍主李覺薩與轉都軍主月增大綵三匹角茶三斤兄蕃僧遵錐格與賜紫月給小綵一匹散茶三斤從之

庚申徙知潭州刑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任顓知舒州狄青之南征也顓得宣撫司移文稱宣毅卒有功補為本軍校卒至顓察其色動曰必有異志即付所司案具服又蒐其家得細書文字盡記潭之軍伍兵仗城郭道路乃智高所用為内應者也顓令梟首以徇遂修完城壘大為守備赦書襃美賜白金五百兩於是以疾乞舒州未行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此事或不必書河北緣邊安撫司言比降德音軍士逋入化外者限百日首身放

罪今契丹誘過河北軍士前後數千人乞與展一年從之

置北京作坊軍匠兩指揮

殿中侍御史吕景初言聖人在上不能無災而有救災之術今百姓困窮國用虛竭利源已盡惟有減用度爾用度之廣無如養兵比年招置太多未知揀汰若兵皆勇健能捍冦敵竭民膏血以啗之猶為不可况羸疾老怯者又常過半徒廢粟帛戰則先奔至於勇者亦相率而敗當祖宗時四方割據中國纔百餘州民力未完耕

植未廣然用度充足者兵少故也而所征者皆克自數十年來用數倍之兵所嚮必敗以此知兵在精不在衆也議者累以為言陛下不即更者由大臣媮安避怨論事之臣又復緘默則此弊何時而息望詔中書樞密院議罷招補而汰冗濫又言太陽始虧陰雲忽開呈露天象已而復合此天意譏人君之深也西有桀驁之戎北有彊大之敵朝廷捐金幣以紓邊民之患然貪心何厭哉北界比增歲遺而西戎乘屢勝之氣我亦捐二十五

萬以與之百姓匱窮猶遣泛使數有邀求臣知敵計日遠日長欲以困中國中國既困則必渝盟何者蓋今日之兵不足用也卒伍驕惰常冀姑息姑息不至立能為害保塞甘陵可為明驗將帥不能申恩威惟苟免無事如養癰疽觸之則潰況驅以禦敵乎為陛下計惟急於擇士篤於任賢無以朋黨疑臣下若賢者類進則可以為朝廷選將帥明紀律歲月磨之使漸變陳態兵戢備嚴常若敵至則邊人不敢動而有所懲乂矣又言坐而

論道者三公也今輔相日奏事非留身求罷免未嘗從容獨見以詳講治道雖願治如堯舜得賢如稷契而未至於治者抑由此也幸陛下於輔臣侍從臺諫之列擇其忠信可任而通治道者屢名而數訪之景初所言本傳都無日月實錄亦不載因此月日食附之月末

五月乙丑詔河北東陜西路每歲夏曝器甲具有損斷者悉令完補如後檢點有不堪用者知州通判并主兵官並降官

乙亥馬軍副都指揮使昭信留後張茂實為寧遠節度使知潞州茂實之母微也既生茂實入宫乳悼獻太子茂實方襁褓真宗以付内侍張景宗曰此兒貌厚汝養視之景宗遂以為子於是開封民繁用和茂實馬首言茂實乃真宗子茂實執以聞事下開封用蓋病狂見事既明言者以嫌請罷茂實兵柄上察其無他故擢節度使出守用坐編管歙州既而言者不已復詔光祿少卿許宗壽鞫之配用竇州牢城實録云茂實乃乳母朱氏子其生常在禁中故用緣

而妄言與茂實正傳不同今從正傳用配賓州乃七月辛未今並書司馬光記聞云初周王將生詔選孕婦朱氏以備乳母已而生男真宗取視之曰此兒豐盈亦有福相留宮中娛侍皇子皇子七歲薨真宗以其兒賜內侍省都知張景宗為養子名曰茂實及長累歷軍職至馬軍副都指揮使繁用其父嘗為張氏僕自幼聞父言茂實生於宮中或言先帝之子於上屬為兄用冀幸恩賞即為表具言其事於中衢邀茂實以表呈之茂實惶以用屬開封府府以用妄言杖之配外州下軍然事遂流布衆庶譁然於是言事者請名用還考實詔以嘉慶院為制獄按之若言用素病心一時妄言茂實不上聞擅流配之請案其罪詔繁用配廣南牢城辭所連及者釋之又云獄成知諫院張擇行錄問駁用非心病詔更驗定蓋初止編管更驗定乃配廣南也

丙子廣南西路經畧司言獲黎賊符護奴婢十人送還

峒中而符護亦嘗犯邊執瓊崖州廵檢三班借職慕容允明及軍士於是以軍士五十六人及允明來歸允明道病死詔軍士至者悉貸之黎峒唐故邕管之地在大海南距雷州泛海一日而至其地有黎母山黎人居焉舊説五嶺之南人雜夷獠朱崖環海豪富兼役屬貧弱婦人服緦縗績木皮為布陶土為釜器用瓠瓢人飲石汁又有椒酒以安石榴着甕中即成酒俗呼山嶺為黎居其間有號黎人弓刀未嘗去手弓以竹為絃今儋

崖萬安皆與黎為境其服屬州縣為熟黎其居山峒無征徭者為生黎時出與郡人互市

丁丑祠部員外郎祕閣校理王純臣通判揚州其兄堯臣時為樞密副使有以純臣多納餽遺聞上者故出之

戊寅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郭申錫為河北體量安撫使西上閤門使張希一副之時牒者稱契丹議遣泛使申錫因言河北官私俱困吏不素擇兵不素練願選能臣申飭備禦上嘉其言即命申錫往託以流民

初復業故遣使安輯也尋詔申錫如經制邊事須密行文字毋或張皇詔申錫毋張皇乃七月壬戌日事今並書知幷州韓琦請自今河北陝西河東兵每春秋大閱其武藝絶倫者與免軍中諸役如本軍將有窠闕則先補之從之

辛巳南丹州刺史莫惟延子世漸為檢校散騎常侍權發遣南丹州事惟延老願以世漸承襲也莫惟延據南丹州傳作莫惟延今兩從之

乙酉詔自今三班使臣合入遠地而父母年高者聽依

文臣例名保官與近地

丙戌廣南西路經畧司言融州大邱洞首領楊光朝内附

乙丑客星出天關之東南可數寸嘉祐元年三月乃没

六月乙未詔益州路鈐轄司廳蠻人出入處皆預擇人為備禦時黎州言儂智高自廣源州遁入雲南故也

丙申置廣州管勾城池甲仗庫戰船場使臣一員

壬寅徙知潭州建武節度使曹佾知青州時議將修塞

六塔上賜詔問佾佾言河決殆天時未易以人力爭陛下念河北被患於功費無所惜然決口將合流益駛雖用土如麻萁積芻如邱阜且何所施以臣之見不如徐觀其勢而利導之萬全之算也佾論與執政異故從之

此據李清臣墓銘按此時猶未修六塔恐清臣飾說當考詳明年十月二日趙抃有言

乙巳追封皇后父圯為東海郡王温成皇后父堯封為清河郡王母曹氏為齊國夫人

丙午詔荆湖北路安撫司軍士逋入蠻界其防邊土丁

能捕獲二人以上與遷一資

癸丑殿中侍御史裏行吳中復上殿彈宰相梁適姦邪上曰近馮遵亦有彈疏且言唐室自天寶而後治亂分何也中復對曰明皇初任姚崇宋璟張九齡為宰相遂致太平及李林甫用事紀綱大壞治亂於此分矣雖威福在於人主而治亂要在輔臣上曰朕每進用大臣未嘗不采天下公議所歸顧知人亦未易耳遵樂平人也

甲寅出內藏庫紬絹五十萬緡錢三十萬下河北助糴

軍儲八月范鎮論買抄事可考

秋七月壬戌朔録南作坊副使劉用子世昌為三班借職世隆三班差使殿侍用嘗知瀘州招來夷賊八百餘人又一子戰没特恤之

甲子詔刋修唐書官宋祁編修官范鎮等速上所修唐書

丙寅前真定府藁城主簿陳昌期為光禄寺丞先是閩人范士舉與其黨數百人盗販私茶久不能獲而昌期

能往招降之也

丁卯端明殿學士給事中知益州程戡為參知政事

禮院言奉詔參定即温成皇后舊宅立廟及四時享祀之制檢詳國朝孝惠皇后太祖嫡配止即陵所置祠殿以安神主四時惟設饌無薦享之禮今温成皇后宜就葬所立祠殿參酌孝惠故事施行仍請題葬所曰温成皇后園從之

戊辰禮部侍郎平章事梁適罷以本官知鄭州先是殿

中侍御史馬遵等彈適姦邪貪黷任情徇私且弗戢子弟不宜久居重位適表乞與遵等辨遵等即疏言光祿少卿向傳師前淮南轉運使張可久嘗以贓廢乃授左曹郎中又留豪民郭秉在家賣買奏與恩澤張掞還自益州略適得三司副使故王逵於文德殿庭厲聲言空手冷面如何得好差遣適居位猶自若中丞孫抃言適為宰相上不能持平權衡下不能訓督子弟言事官數論奏未聞報可非罷適無以慰清議上知清議弗平乃

罷之王珪誌適墓云適論皇儀不可治妃喪又云將以適為園陵使適言嬪御無園陵之制由是與陳執中不合御史因得以傷適今適傳猶用珪誌按適自以姦邪貪黷罷相初不由議溫成禮與執中異也珪誌墓不免緣飾本傳不當因之今不取

己巳殿中侍御史馬遵知宣州殿中侍御史呂景初通判江寧府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吳中復通判虔州梁適之得政也中官有力焉及遵等於上前極陳其過上左右或言御史捃拾宰相自今誰敢當其任者適既罷左右欲并遵等去之始遵等彈適多私又言鹽

鐵判官李虞卿嘗推按茶貫李士宗負貼納錢十四萬緡法當倍輸而士宗與司門員外郎劉宗孟共商販宗孟與適連親適遽出虞卿提點陝西刑獄下開封府鞫其事宗孟實未嘗與士宗共商販且非適親遵等皆坐是黜而中復又落裏行知制誥蔡襄以三人者無罪繳還詞頭改付他舍人亦莫敢當者遂用熟狀降敕虞卿昌齡子也梁適因中官得相此據碧雲騢他書無之然適嘗使石全斌訴狄青等賞薄而青遂除樞密使則適固交結中官者也碧雲騢所載或過當今畧删取云御史中丞孫抃言臣

等昨論列宰臣梁適事今日風聞呂景初以下並議譴責臣詳觀朝旨必是姦人以巧言移人主意遂使邪正曲直潰然倒置況威賞二字帝王之權古先聖人尤所謹重今梁適内恃私邪外恃勢力重輕高下皆在其手嗟怨之聲沸騰中外陛下庇而不問臣恐緣此之後朝廷事事盡由柄臣臺諫之官噤口結舌畏不敢語陛下深居九重何從而知之此非宗廟社稷之福非天下生靈之福臣居風憲之長既不能警策權臣致令放縱私

徇又不能防閑姦人致令惑誤聖聽臣之罪多矣乞陛下奪臣官爵竄臣遠方以謝天下公議又言朝廷置御史臺伺察奸宄糾彈不法先帝復降詔書不許兼領他務以專言事之任故人人知懼紀綱可守今權臣縱恣威賞自我白簡廉奏是為本職陛下不訪始末衆斥而羣逐之中外共駭無敢語者此蓋執政大臣陰相徇庇以固寵利多設他語寖移聖意上不憂朝政下不畏物論人臣居槐鼎之貴固已極致何苦如是乎臣前與郭

中錫等全臺上殿論列朝廷事陛下雖即時未便開可然亦優容討論終不賜之罪名今止言梁適乃遽然有此行遣顯是犯天子之顏者其過輕言宰相之事者其罪重廟堂謀議重輕之際理宜然耶方今幅員數萬里生齒至夥治亂安危之要係執政數人而已既有過咎臺官不得言諫署不得奏朝廷其何如哉啟此一例政體去矣伏望陛下念太祖太宗真宗大業謹重之又謹重之無使威賞二柄盡假於下又累奏乞召還遵等皆

不報　翰林學士胡宿因名對乞留馬遵等退又上言御史者天子耳目之官所以上廣聰明下防威福若有懦弱無狀緘默不言即是尸位素餐負陛下之任使罪之可也若其不畏強禦糾發姦違可謂能言是其本職旌之可也近聞臺官彈奏事連宰相陛下不置詔獄按問止令開封府訊狀憑劉宗孟一面單辭黜三人御史於朝廷有損於人情未服昨日聞御史差敕留中未下外議皆謂必是聖心覺悟不黜臺官人情莫不喜悅剛

猛御史自古難得今若逐去須别舉之所舉之人未必能勝此也近日謫見未息姦究須防古人有言猛虎在深山藜藿為之不採猶言直臣在朝姦人遠避也臣欲乞降旨留三御史在朝以警姦邪臣已曽面論此事欲乞聖慈更賜詳度　權知開封府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吕公弼為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先是上每念吕夷簡聞公弼有才書其名於殿柱公弼奏事上目送之語宰相曰公弼甚似其父既名程戡入輔因使公弼代戡

公弼固辭乃復授龍圖閣直學士同羣牧使乃詔同羣牧使權增一員後不為例

庚午秦鳳路經畧司言西賊寇古渭寨乞於隣路益兵五千人從之

甲戌知渭州端明殿學士禮部侍郎張方平為戸部侍郎知益州方平初以父老不得迎侍辭上曰久知此條貫不便但以祖宗故事不欲更變因卿行便可迎侍去當令中書罷此條貫方平惶恐奏祖宗著令安可以臣

故輕議變更也此據范鎮東齋筆記附見不知罷此條貫果在何時當考方平措置益州事附明年正月蓋方平以十一月方到也

戊寅詔殿前馬步軍司諸軍排連其藝均者以射親為上仍自令別籍記射親者

庚辰判大名府賈昌朝請以河北諸州軍戶絕錢并官死馬價錢令逐處市馬給戰士從之

壬午太子太師致仕杜衍言臣男訢祕書丞通判應天府乞候成資日就差管勾南京留司御史臺詔候今任

滿差權替年滿闕衍以引年退居上恤其耆德特從所

請非常例也

癸未禮院言今立温成皇后祠殿而未見孝惠故事請

每行祭奠止令本處内臣主之詔孟饗特差知制誥待

制行事其制如皇后牙盤食差減之

戊子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歐陽修知同州先是修

守南京以母憂去服除入見上惻然怪修髪白問在外

幾年今年幾何恩意甚至命判吏部流内銓小人恐修

復用乃偽為修奏乞汰内侍挾恩令為姦利者宦官人人忿怨楊永德者陰求所以中修會選人張佽胡宗堯例改京官批旨以二人嘗犯法並循資宗堯前任常州推官知州以官舟假人宗堯連坐及引對修奏宗堯所坐薄且更赦去官於法當遷讒者因是言宗堯翰林學士宿子故修特庇之奪人主權修坐是出守修在銓曹未決旬也

八月癸巳判吏部南曹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吳充同知

太常禮院同判吏部南曹太常丞直集賢院馮京同判登聞鼓院二人皆以胡宗堯故易任充上疏為歐陽修辨不報　出内藏庫錢二百萬緡令入内供奉官勾當御藥院張茂則置司以市河北入中軍糧抄先是上封者言河北入中軍糧京師給還緡錢紬絹商人以算請久未能得其抄每百千止鬻六十千今若出内藏庫錢二百萬緡量增價收市之歲可得遺利五十萬上以為然故委茂則幹其事既而知諫院范鎮言内藏庫榷貨務

同是國家之物豈有榷貨務因欲滯商人算抄而令內藏庫乘賤以買之與民爭利傷體壞法莫此為甚上諾鎮言遂罷之罷買抄乃乙己日今并書自皇祐二年改用見錢法而京師積錢少不能支入中之費嘗出內藏庫錢帛百萬以賜三司久之入中者寖多京師帑藏益乏商人持劵以俟動彌歲月則至損其直以售於蓄賈之家故言利者欲革之朝廷既行即止然自今並邊虛估之弊復起

此據食貨志第三卷附見皇祐四年三月壬戌出絹十萬七月乙巳又出錢三十萬絹十萬五年七月丙子出

鈔十萬紬絹二十萬綿十萬今年六月甲寅出紬絹五十萬緡錢三十萬

范鎮又言臣伏見祠部員外郎邵必先知常州日誤以杖六十罪作徒一年決遣自開封府推官落集賢校理降充邵武軍監稅準法去官遷官流以下罪勿論當時特旨以為過重近以南郊赦恩并今年三月德音纔移揚州監酒中外之說以為用法過當使必犯情涉深故雖廢終身亦不為過然出於失誤於法本輕又別無難恕情理伏望特與牽復職任庶合用法之意臣與必同在館閣知其本

末甚詳竊恐如必之比尚多伏乞下大理寺刑部檢會聞奏比類施行鎭論郤必不得其時據奏藁在論買交抄後因附此　大宗正司言左衛大將軍從古自陳亡子世邁嘗冐請亡孫令昶俸錢願除己俸入官請劾罪以聞上以從古知過特釋之從古德芳孫也

甲午知制誥賈黯權判吏部流內銓承平日久百官職業皆有常憲蓋樂於因循而銓衡徒文書備具而已黯始欲以風義整救其弊益州推官桑澤在蜀三年不知

其父死後代還舉者甚多應格當遷方投牒自陳人皆知其嘗喪父莫肯為作文書澤知不可乃去發喪制服以不得家問為解澤既除喪求磨勘黜以為澤三年不與其父通問亦有人子之愛於其親乎使澤雖非匿喪猶為不孝也言之於朝澤坐廢歸田里不齒終身晉州推官李亢故嘗入錢得官已而有私罪黙自引去匿所得官以白衣應舉及第積十歲當磨勘乃自首言其初事黜以為此律所謂罔冒也奏罷之奪其勞考

丙申知諫院范鎮言陛下每遇水旱之災必露立仰天痛自刻責盡精竭慮無所不至蓋百吏不稱職使陛下憂勤於上而人民愁苦於下也夫以國家用調責之三司三司責之轉運使轉運使責之州州責之縣縣責之民民竭其力以佐公上而自不給則嗟怨之氣干戾天地此水旱之所以作也願詔中書樞密大臣考求祖宗朝逮天聖中官吏與所畜兵及天下賦入之數而斟酌裁節之庶國用有常而民力有餘陛下雖高拱無所事

而天地之和應矣惟留神采擇

丁酉詔前代帝王後嘗仕本朝爲八品以下官其祖父母父母妻子犯流以下罪聽贖未仕而嘗受朝廷賜者身所犯非凶惡亦聽以贖論

辛丑詔雅州知州專管勾黎州兵甲盜賊公事

壬寅起居舍人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吳奎爲契丹國母生辰使禮賓副使知鎮戎軍郭逵副之鹽鐵判官主客郎中宋選爲契丹生辰使供備庫副使定州路都監

王士全副之開封府判官殿中侍御史俞希孟為契丹

國母正旦使閤門通事舍人夏伸副之司封員外郎直

龍圖閣兼天章閣侍講盧士宗為契丹正旦使西頭供

奉官閤門祗候李惟賓副之

癸卯詔觀文殿大學士晏殊五日一赴內殿起居　賜

信州貴溪縣龍虎山上清觀漢天師二十六代孫張嗣

宗為冲靖先生

乙巳補易州民李秀為三班差使殿侍始秀為雄州探

事有邊民遁入契丹以告秀秀畏罪乃求歸特補之

丙午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劉沆依前官平章事集賢殿學士 禮部侍郎知鄭州梁適為觀文殿學士知秦州

御史中丞孫抃再疏言舊相不當臨邊不報初建古渭寨聞為蕃部所鈔及益兵拒守而他族多驚疑適具牛酒召其大酋轄約格羅等撫定之罷所益兵終適之去蕃部不為寇 碧雲騢言適除觀文殿大學士由內降按舊相為觀文殿大學士非異恩也疑碧雲騢所載或毀適過甚今不取

丁未徙知宣州殿中侍御史馬遵為京東轉運使通判江寧府殿中侍御史呂景初知衢州通判虔州主客員外郎吳中復知池州

初歐陽修罷判流內銓吳充馮京罷判南曹知諫院范鎮言銓曹承禁中批旨疑則奏稟此有司之常也今讒人以為撓權竊恐上下更相畏誰敢復論是非請出言者主名正其罪復修等職任凡再言之帝意解而宰臣劉沆亦請留修帝謂沆曰卿台修諭之沆曰修明日陛

辭若面留之則恩出陛下矣戊申命修刊修唐書　詔
學士院自今當宿學士以故請告者令以次遞宿前一
夕命劉沆為宰相名當宿學士楊偉草麻不至乃更自
外名趙槩草之故有是詔

辛亥詔樞密院自今選有材武任戰陣若權三路鈐轄
候五年正授之毋得陳乞

壬子詔觀文殿大學士晏殊赴經筵賜坐杌如宰相儀

丁己詔河北沿界河寨鋪使臣非公事毋得擅入州城

戊午知制誥賈黯言陛下日御邇英閣召侍臣講讀經史其咨訪之際動關政體而史臣不得與聞臣竊惜之欲乞令修起居注官入侍閣中事有可書隨即記錄從之賜坐於御坐西南　詔自今將相遷拜見辭之禮令閤門以故事舉行初知制誥韓絳言比年以來多失故事且將相遷拜迎授見辭勞餞各有寵數或當行而輙罷或假予之非宜遂使恩禮所及頗失其稱請下有司申明舊制故降是詔